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晦菴集卷三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録監生臣江　晉

晦菴集卷三十四

宋 朱子 撰

書

答吕伯恭

前日專人拜狀想達偶至建陽竊聞新除不勝慰喜而區區私請亦遂從欲尤以欣幸諸公若早知出此則無如許紛紛矣老兄憂時之切惓惓不忘竊計槩裳果足不俟屨而就途矣所顧慨然以身任道無所回隱因上

心之開明及時進說以慰善類之望千萬幸甚往者固憂鄭自明之舉莫之或繼其為安危禍福之機有不容息者今得賢者進為少寬畎畝之憂矣薫亦未知差敕在甚處想諸公必已發來或尚留彼告為早取附便也大兒方幸依託不知今當如何欲便遣人取之又以懇叔度催畢覲事更俟其報若只此歲裏則未能便喚歸也然老婦之病日益進深以此事為憂得并為一言速之千萬幸甚因黄尉行附此草草自此不欲數以名姓

入都音問不得數通矣千萬爲道自愛

答吕伯恭

前月半間遣人拜書及建陽附黄尉二書想已達不審從人竟用何日入都比日初寒伏惟尊候萬福任道濟時此中外所深望於明哲而區區尤所不能忘者計所處素定以時發之當不待它人之贊也熹祠請已遂尚未知敕命所在不知諸公發在甚處也前書所懇大兒姻事今楊元禮教授經由專託渠見叔度面議若老兄

未行亦望留意庶得便遣其歸也昨所寓李主管書今日方到恐閑知之未即承教惟千萬為道自愛

眷集伏惟均福承惠筆墨霜柿感領厚意便遽未有以為報也有委勿外熹拜問

答吕伯恭

昨附建陽黄尉兩書不審已達未得子約書聞已供職矣甚善甚善又得向來便中所惠書尤以慰幸比日冬寒伏惟尊候萬福熹私門禍故老婦竟不起疾悲悼不

可爲懐兒子遠歸已後其毋又切傷痛也一體判合情義不輕而自此門内細碎便有不得不關心者衰懶詎復堪此奈何奈何又聞叔度之病亦復不尋常深以懸念不知竟如何此公清介在朋友中最爲可畏者且顧其早平復也老兄到館而已旬月諸况如何近年一種議論專務宛轉回互欲以潛回主意陰轉事機此在古人固有以此而濟事者然皆居亂世事昏主不得已而然者竊謂今日主相樂聞忠言非不切至特蔽於陰邪

不能決然信用而或者乃欲以彼術施之計慮益巧誠意益衰以上聰明亦豈不悟其為此此所以屢進而卒不効也不審高明以為如何然當黙之勿以語人也前附黄尉書或未到亦宜索之其間亦有一二語非它人所欲聞者不可浮湛也自此拜狀不能及此等矣熹祠命已下偶值喪禍未及拜受上恩如此何以為報正惟修身守道以求無負奬寵之意而已因便拜狀衰冗不暇它及千萬為德業自愛為禱

答呂伯恭

私家不幸室人隕喪悲悼酸楚不能自堪黃仲本來伏承惠書慰問哀感之深幷辱歸賻尤以愧荷即日春寒伏惟尊候萬福史篇計已奏御勾考計良勞然得是非黑白不至貿亂足以傳信久遠亦非細事也熹自遭禍故益覺衰憊內外瑣細自此便有不得不關心者加以目下一番賓客書問之冗至今未定形神俱耗不復能堪矣偶婺源滕秀才珙在上庠其凡來為求書請見因

得附此致謝滕生未相見聞資質頗佳亦知向學得與其進爲幸未有承敎之期臨風傾仰惟千萬爲道自重慰此遠誠

答吕伯恭

昨黄仲本至并領回書書問甚勤且辱賻䘏尋以數字附婺源滕生致謝不知今已達否即日春和伏惟尊候萬福熹杜門忽忽意緒殊不佳雨多卜葬至今未定更旬日間且出謝親知并看一兩處若可用即就近卜日

也今日得叔度書知已向安甚慰近思已寄來尚有誤字已校定寫寄之矣汝昭聞已復官諸公必有以處之但不知後來竟自陳否耳㪚錄當已進呈自此或少事矣小䰟過門附此問訊它不敢及惟千萬為道自愛亟推所有以正君及物為幸不勝吾黨拳拳之望

答呂伯恭

前日䰟應仲行拜狀想達比日春暖伏惟尊候萬福熹所欲言者已見前書適記一事嚴州遺書本子初校未

精而欽夫去郡令潘叔玠在彼可以改正并刻外書以
補其遺前附叔玠書因忘及此今此便遽又未暇作渠
書告因便為達此意并求一印本便中示及容為校定
送彼蓋此中已無其本也切幸留意友人王欽之主簿
赴調過此因得附訊欽之有意於學而病悠悠因見有
以警之為幸正遠為道自愛

答呂伯恭

久不聞問積有馳情元善歸承書少慰其後曾丞經由

亦道存問之意為感然久不致問訊雖聞遷進之寵曾不能一致賀顧此亦未足以甚慰所望云爾比日劇暑伏惟尊候萬福來書諸論差强人意更願益以其大者自任上有以正積弊之源下有以振久衰之俗則區區之望也今瞑眩之藥屢進未効其他小小溫平可口之劑固無望其有補矣不勝畎畝私憂輙復及此惟高明深念之也敬夫北歸私計甚便近収初夏問書云其子病繼聞音耗殊惡果爾殊可念也棣仲到必已久子重時

相見否叔度兄弟久不得書不如為況如何詩說所欲修改處是何等類因書告畧及之比亦得問刋定大抵小序盡出後人臆度若不脫此窠臼終無緣得正當也去年畧修舊說訂正為多向恨未能盡去得失相半不成完書耳綱目近亦重修及三之一條例整頓視前加密矣異時須求一為隱括但恐不欲入此千古是非林中擔當一分然其大義例熹亦執其咎矣但恐微細事情有所漏落却失眼目所以須明者一為過目耳文海

條例甚當今想已有次第但一種文勝而義理乖僻者
恐不可取其只爲虛文而不說義理者却不妨耳佛老
文字恐須如歐陽公登真觀記曾子固仙都觀菜園記
之屬乃可入其他贊邪害正者文詞雖工恐皆不可取
也葢此書一成便爲永遠傳布司去取之權者其所擔
當亦不減綱目非細事也况在今日將以爲從容說議
開發聰明之助尤不可雜置異端邪說於其間也欽夫
寄得所刻近思錄來起欲添入說舉業數段已寫付之

但不知渠已去彼能了此書否耳近時學子有可收拾者否近兩得子壽兄弟書却自訟前日偏見之說不知果如何曾丞説劉醇叟者欲來相訪而久不至豈不成行邪近看論孟等書儘更有平高就低處恨未得從容而論耳子約昨聞欲過湖秀今已歸否塾等拜起居正遠千萬為道自重區區至禱

答吕伯恭

前日便中伏辱近告感慰亡量信後秋清伏惟尊候萬

福熹比與純叟及廖子晦同登雲谷遂來武夷數日講論甚適今將歸矣偶浦城林叔文見訪亦累日云嘗從徐誠叟學頗能道其緒言今欲至浙中謁知舊以葬其親意亦可憐或恐有求館客者其人老誠篤實得垂記念幸甚臨行草草附此未暇他及惟千萬為道自重

答吕伯恭

前日所禀容菴事想蒙垂念近以久不得報凈昇者益無禮至於鬧官已令回申云熹遣人賫書往門下審其

虛實矣切望早白知府令叔早發一信相報或別遣一僧來追收浄昇文帖為佳不然此事無收殺必壊此菴可惜也千萬至懇至懇子重所遷何官未及上狀因見煩致區區

答呂伯恭

近因劉家便人一再上狀想達人日遞中忽被報聞之命丞相又以私書鐫喻懇切勢不容復辭已即拜受但敕劄尚留府中旦夕當請以歸也朝廷厚意如此豈敢

不承但衰懶決不堪任宦其勢須專人致書謝丞相而
復申宫廟之請耳初謂黄緣可得一對使君相親見其
衰悴不堪之狀或可脫免今既有任滿奏事指揮則正
自不如所料只得罄竭懇請庶免疎脫耳遞中具此幸
預為一言庶得旦夕遣人到日便得遂請勿使至再不
唯陰芘孤蹤不使至於狼狽亦使斗升微禄不至斷絶
實為幸甚適獲忝覽册府賡歌從容風議之辭獨得之
於高明耳歎仰歎仰比日初冬寒氣未應伏惟尊候萬

福更幾以時深為吾道自重幸甚幸甚

答呂伯恭

月末人還承書具審比日冬寒尊候萬福感慰之劇進長著廷行曆獻納之選吾道為有望矣熹所請不遂諸公意則甚勤但私計為甚不便私意為甚不安加以近來疾病益衰前日欲畧入城將就車而病作兩日不能起今方粗支然尚未敢出門戶也未論其他覩此氣象豈復更堪遠官今亦無可奈何且一面呼逆兵為輿病

獨往之計萬一臨行不堪勉彊又當别致情懇且前後誨諭之意非不詳悉亦竊自念一向如此實於大義有所不安又思今日致身事主以扶三綱者世不乏人決不至以𠂻故遂使大倫至於廢闕故願乞其膚縿衰殘之身以偷安自逸盡此餘年且萬一不免復有祈請全仗老兄力為主張使不至大叚狼狽也子約得書否亦甚為𠂻憂此行蓋此理灼然况今又甚於前日邪使中寓此不敢他及惟以時為道自愛

答吕伯恭

月初遞中辱書并省劄良感眷念比日霜寒伏惟尊候萬福熹昨以祠請不遂欲俟迓兵到即行今忽以此故累及他人心不自安不免復伸前請納去劄子三通其中但是說病不可支更上煩一為宛轉不欲作諸公書又非倉卒所能辦兼亦不敢家居俟命已一面前走饒信間俟指揮若得回降告只發來鉛山弋陽以來尋問也非欲故違丁寧之誨顧以私心實不自安亦以鹽司

前日之舉似太輕率恐致人言故不免復為此請切幸見亮早為料理使得免於後日之患則所望也熹今雖行亦未敢越番陽而西且宿留安仁餘干界中俟命耳更有少懇劉樞之葬此間無曉飾棺制度者府中有狀申部得戒吏屬分明圖畫寫注行下為幸熹暫到城中留此付其所遣人連日人事紛冗已不能支不復他及

答吕伯恭

昨在城中附府司持申部狀人一書不知達未比日霜

寒伏惟尊候萬福熹還家兩日南康已畧遣得數人來而今日復被堂帖趣行勢不敢久居家但開正須畧到近處墳墓省視及欲畧走邵武問黃丈之疾歸來方得就道計在燈夕前後矣作所懇三劉不知已投否幸早為宛轉得及行之未遠而被命以還為幸不然亦須早得一報蓋在道不容久宿留也千萬留念至懇至懇劉家葬禮得早為指揮圖畫注釋行下為幸或假未開亦告督趣行下蓋其家葬已有期欲及時早辦也渠家昨

受過建康買棺錢今欲還納閫周内翰深以為不可不識何謂試煩叩之子細批報為幸遞中拜狀不敢他及歲晚珍重以對大來之慶吾黨甚望甚望

答呂伯恭

歲前累奉狀令想皆達但得伯崇書聞嘗苦末疾甚駭聞聽不知賢者清修寡欲何以忽有此疾當是耽書過甚或失飲食起居之節致外邪客氣得以乘虛投隙而入耳然計根本完固非久當遂平復尚恃此以不恐耳

熹昨懇請祠不知曾爲致力否恐不曾爲料理再遣此人去託機仲宛轉求之或前日所懇已有回降指揮即語機仲更不必投也蓋病軀日來雖無他苦但一味昏耗倦怠應到隨輙遺忘坐久即思瞌睡此豈堪作吏者諸公想亦能哀之也然亦不敢居家俟命旦夕畧過分水一兩程以俟得請而還幸語機仲早爲致力爲幸急遣此人不暇他及惟千萬加意調養以取全安爲望

答吕伯恭

數日來聞體中不安懸情不可言建卒還得子約書知已有退證甚慰以老兄平日存養之厚根本深固必無他慮今當日勝一日矣熹二十五日已離家前至鈆山即止以俟前請之報但機仲不為投下文字此甚費力向使當時即投前劄令或已免此行令若更不為投即不免遣還迓兵決為歸計矣深不欲至此但事勢使然不得已耳交歲以來十病九痛甚不堪此勞頓正使遂以罪罷不得祠禄亦所願欲因見機仲幸更為督之若

必欲羸赴官亦須更得朝旨乃可去葢已報本軍官吏以嘗請祠令無故忽然撞到面前亦可笑也老懶殊甚若得遂所請尤幸此但為不得已之言耳子約不及別書意不殊此引疾丐閑計已屢上若度三兩月間未能就職不若力請為宜也遞中草此

答吕伯恭

自發鉛山後一向不聞動静殊以為懐到此始得叔介書知已出都門體候益輕快喜何知也比日清和伏惟

尊候萬福休養既久計日覺平復矣熹去月之晦已交
郡事違負夙心俯仰愧歎重以衰病精力昏耗騶從吏
役尤覺不堪尚幸地狹人稀獄訟絶簡少然猶治事終
日不得少休亦緣乍到不知事之首尾綱紀又皆廢墜
諸邑無復稟畏極費料理民貧財匱不得不少勞心力
更看一二日後如何若更如此則任不得便須告歸若
能少定則或推遷至夏末也始至首下書訪陶桓公靖
節劉凝之周先生諸公遺迹教授楊元範已作劉祠因

幷立周象配以二程先生尚未成也四五日一到學中為諸生誦説只此一事猶覺未失故步其他不能盡報塾必能畧道之或有未當幸口授子約細條畫見教為望千萬至懇廬阜勝絶粗慰鄙懷漱玉三峽皆已一到簡寂亦深秀可喜也每至勝處輙念向來鵝湖之約為之悵然令殊未有並遊之日但願早脱此羇縶亟往問訊庶獲欵教耳未間千萬珍重

答吕伯恭

前日兒子行拜狀矣即日天氣不定不審尊候復何似
竊惟斯文有相益向平復熹到此初不自料欲小立綱紀
為民整頓一二久遠弊滋兩日來覺氣象殊不佳已走
介請祠矣却有小事拜懇學中元範教授立得濂溪祠
堂并以二程先生配食又立得陶靖節劉凝之父子李
公擇陳了翁祠通榜曰五賢蓋四公此間人而了翁亦
嘗謫居於此也周祠在講堂西五賢在東周祠已求記
於欽夫矣五賢之記意非吾伯恭不可作本欲專人拜

懇而小郡寒陋之甚不敢多遣人出入只令入都人附此於汝昭兄弟處書到切望便為落筆却懇韓丈借一介送來或恐熹已行即徑送楊教授處可也陶公栗里只在歸宗之西三四里前日畧到令人歎慕不能已已廬山記中載前賢題詠亦多獨顏魯公一篇獨不干事尤令人感慨今謾錄呈想已自見之也極知老兄體候未平不當有此請然恐已清安不妨運思故敢以為請耳韓丈不暇拜書蓋此所避正韓丈向來所遭躪藉之

流甚恨失計輕去山林踧踖於此如坐針氊之上也相見煩為說及此來不曾了得公家一事但做得此祠堂看得廬山耳然非暇日不敢出出又有所費初亦不敢數數今覺日子無多不免每旬一出也罷書才到郡徑走谷廉轉山北拜濂溪書堂之下而歸亦足以少復鴈門之蹄矣今日周先生之子來訪令人悵然明日亦約與俱游山也亟遣人所欲言者尚多皆未暇及惟千萬加愛為禱不宣

答吕伯恭

自承病訊之後雖聞已漸向安然殊不得手字今又月餘不聞動靜懸仰不可言也比日暑溽不審起居復何似計益輕健也熹到官四閱旬矣俯仰束縛良有不可堪者見為料理一二利害文字旦夕列上并申歸田之請也叔度昆仲子約諸凡友皆未及上狀兒子到彼必已久矣乞嚴賜檢束為幸顧雖無海門之禍然亦不免了翁之憂也因便附此令郡吏轉達蓋恐已歸婺女如

或未行亦可早命駕也必以無醫藥爲憂者惑也高明必深矚此聊言之以助思慮之所不及云爾他惟爲道珍重

答呂伯恭

近得子約書知已還舊隱又見德化王簿經過云亦嘗得望顏色喜慰深矣比日想益輕健但數日暑氣異常不知宜如何耳又聞尊嫂亦嘗不快想亦無他也熹失計此來百事敗人意此月內當遣人丐祠祿得與不得

復未可知然不以病去則必以罪去矣前請祠記近已
畢事奉安不審能為抒思否此不敢必但若得之不惟
為此拜之幸亦使四方善類知老兄病中猶不廢此足
以少自慰也廬阜奇處盡在山南玉淵三峽蓋已屢到
但此數日來不欲暑行勞人徒夢想水石間也三峽之
西有懸瀑瀉石龕中雖不甚高而勢甚壯舊名卧龍有
小庵已廢近至其處不免捐俸金結茅欲畫孔明像壁
間俟得解郡事且入其間盤礴旬日而後去耳此來百

事敗人意獨此差自慰耳塾不知已到否此兒來自此
徑去渠至中路又聞同中子歸家其不聽人言語皆類
此到彼幸時呼來痛鐫責之渠於老兄教誨即不敢忽
也千萬至懇聞少嘉為頁曲折甚殭人意此亦一大幾
會惜渠輩伎倆止此不能乘勢立作也此間斗海殊不
聞事不知近事復如何耳子約不及別狀意不殊前熹
來此日間應接衮衮莫夜稍得閒向書册則精神已昏
思就枕矣以此兩月間只看得兩篇論語亦自黃直卿

先為看過參考同異了方為折中尚且如此渠昨日又聞兄喪歸去此事益難就緒矣近年百念灰冷只此一事庶幾少慰平生之願今又如此此亦命矣夫因毛掾告有便附此未能究所懷惟千萬為道自重因便數頻寄聲為幸潘叔介書來云老兄能書大字書中得一二字幸甚幸甚不宣

荆州久不聞問遣人去亦未回但傳其政甚偉不知果如何也

答呂伯恭

昨日方以書託毛掾附便未行今晨人還忽領手字把玩無數喜可知也但聞尊嫂復不甚安何乃如是計今服藥調理亦當平復矣誨諭數事極感垂念學中向來畧為說大學近已終篇今却只是令教官挑覆所授論語諸生說未到處畧為發明兼亦未嘗輒升講坐浸官瀆告如來教所慮也但只如文翁常衮之為區區志願止於如此耳政事固欲簡靜但今時仕宦之人不務恤

民多是故縱吏胥畏憚權豪凡有公事畧加點檢無不
坐此二病者勢不得已須差擇一二根治此外則絶不
敢有毫髪之擾財賦適諸縣皆不得人弛廢殊甚為丞
佐所迫亦不免追人吏監禁斷遣然思為縣者亦豈不
欲了辦財賦見知州郡何苦如此逋慢想亦是有做不
行處每握筆欲判此等文字未嘗不慨然太息乃知真
是腐儒不敢諱人指目也趙守規模具在但終是意思
不如此自使不行然亦恐官私俱竭政使人存政舉亦

未必能為可繼也此事可慮真是使人不忍所以急欲
丐去非是苟求自佚亦是下不得如此毒手也見為星
子縣討論經界添稅重定旦夕申乞蠲減得三五百疋
和買未知朝廷肯相從否此為益殊不多然亦勝於不
減耳所懇漕司者乃是上供餘米兩漕近皆相許但未
得明文撥下耳葢本軍年額秋苗四萬六千石而上供
四萬石餘六千石漕司樁管在軍往往亦催不足其見
催到者本軍既不敢支漕司又無所用但陳腐積壓消

折見欠數而本軍官無支給並是額外加耗乃作名色取之故今欲從漕司乞此餘數科撥在軍應副軍糧然亦僅可供四五月之用其他依舊須自辦也平生讀書要作如何利益底事今到此此等事便做不得中夜以思實不遑安處每誦韋蘇州句云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此中百姓倏來忽往更無固志未嘗不低佪愧歎也寄居積俸只是初到有以本身料錢為請者量與逐月帶支所費不多他如見任官員使臣在滿

當去而未支者亦量事制宜不敢一例放行亦不敢一切不恤也修造事學中二祠只是因舊設像別無地步可起造其他方作得劉凝之菴亭并門凡此等皆用初到送代者折送香藥及逐月供給中不應得者樁管為之不敢破使官錢至如前書所説卧龍菴又自用俸錢亦不敢破此錢矣園中蓬蒿沒人尚未能芟除何暇及他事耶求去之説如前所云又以衰病之餘精力耗損每對吏民省文案或至坐睡不惟有所不堪亦恐吏輩

乘隙爲姦貽患千里故欲急去且承喻之及故悉具報如此只得勤尊慮也有未當理處却幸垂教所深望之前書懇作五公祠記計今可以抒思矣因來千萬早寄示爲幸蓋已具石恐夀或去此又不能得了耳承教未期千萬加意調衛以取十全之安至望

答呂伯恭

數日前毛掾人行附狀想達比日庚伏暑感竊計尊體日益清安矣熹昏眊短拙支吾不行已遣人上減税之

奏并以奉祠請於諸公矣其嗚甚哀恐必可得不然亦
須再請以得為期也熹向嘗拜書以五賢祠記為懇後
來不及遣行而嘗因書申懇昨偶檢閱故書得此恐後
書首尾不見今以納呈幸為出數語為賜也近得荆州
書已許為記三先生祠若得老兄之文與之並傳真此
一方之幸也五賢欲作五君子如何更告誨諭然此文
大概當以教官為主蓋劉李之祠本楊元範所立今但
增數公耳不欲掩其善且近以此著於薦書不可於此

有異同也切幸留念去意已決他無可言亦不及作叔度昆仲書因見煩致此意子約亦不殊此塾已成昏未亦不及與之書告呼來喻之辨志錄偶不帶來欲令塾寫一本并告語之也尊嫂所苦當已向安矣暑氣未衰更冀加意珍重不宣六月十八日熹頓首再拜上狀伯恭參議直閣太著契兄坐下

子約不及別書塾在叔度處令就學書館亦幸可否更在尊意裁度也適又領四月三日所寄郡吏書

不及作報也

答吕伯恭

便中屢拜狀當一一關徹矣比日清秋伏惟尊候萬福但久不聞動静懸想不可言向來所苦今當洗然矣願更加意飲食起居之節以壽斯文區區之禱非獨朋友之私情也熹在此不樂求去不遂無以為計近因輙用劉子奏蠲租事為廷議所折已申省自劾矣祠禄不敢冀只得罷遂而歸亦為幸甚也郡事得同官相助近却

稍不費力但所治無非米鹽筆捶之事殊使人厭苦得早去真如脫兎也汝玉竟不免彈射此亦仁烏增逝之秋矣前書拜懇記文千萬勿拒便付此人以來為幸千萬至禱因遣人弔叔度草草附此

答呂伯恭

久不聞動靜不勝懸仰比日秋涼竊計尊候益輕健矣熹昨懇求盛文以記五賢祠事想已蒙念得早示及為幸恐熹去不及刻矣又嘗附隆興書浼子約借精義補

足横渠說定本欲與隆興刻板亦乞為子約言早付其人或徑封與彼中黄教授可也千萬留念至懇至懇今日釋奠處見楊教授說有便亟作此不暇他及亦不暇作叔度昆仲書幸為致意塾亦不及書只乞喚來以此示之餘惟為道自重為禱

答吕伯恭

熹昨拜書以五君子祠堂記文為請屢辱教字都未蒙喻及可否之意竊覩書札語意似已不妨出此數語以

慰一方學者之望況發明前賢出處之意又高明平昔所以自任之重乎非專出於鄙意也濂溪祠記荆州已寄來矣已屬子澄書而刻之旦夕刻成即寄但所請竊望便為留意及熹未去得之幸甚石謹具矣顒俟顒俟至懇至懇熹上覆熟子時乞呼來戒教之為幸熹又拜懇

答吕伯恭

久不聞問正此馳情忽奉手告竊審尊候日益輕安喜

不可言子澄適亦在此相與慶忭也尊嫂所苦亦喜向平湖中醫藥計不難致也熹前日所請只乞減星子一縣偏重稅錢及減和買三二百疋耳此未足以慰益上下之望前日度力量恐不能有以加且爾粗塞責耳請祠已并上甚恨聞教之晚然衰病疏拙實非所堪勢不得不為此也李嶧之事頗漕已燭其妄昨亦宛轉附之但恐此人前路復有譸張不得不移書朝列一二故舊使之聞之非有咎顏漕意也通書初實甚懶近因申請

減稅已例與之矣凡此隨俗漸乖宿心勢豈容久任只
有力懇而去他皆不暇計也子約不及別狀意不殊此
餘惟為道千萬自愛不宣

答呂伯恭

僭易拜問尊嫂宜人向來聞不安今想亦平復矣子約
老友未及別書前便奉問達否比讀何書所進想日超
詣因來及之滁此塵坌幸甚甚此來不得讀書留次覺
茆塞至於平日疾惡之心施之政事亦不免有刻急之

譏無復寛裕和平之氣甚可懼也不知所聞如何幸有以警之熹再拜上問

熹汨役吏事心力益衰前書記得有數事致懇今皆忘之幸檢看一二還報也

答呂伯恭

昨聞尊嫂宜人奄忽喪逝深為驚愕即欲遣人致慰問而未暇及便中乃辱手書訃告益愧不敏竊惟伉儷義重痛悼難堪然尊體未盡平復深宜節抑以慰友朋之

望也熹黽勉於此恰已半年求去不得深以為撓自秋中得報即欲再請而諸公皆以為雖大臣故老典藩亦必期年而後敢請意若以犯分僭越為咎者是以遲遲又以秋來若不甚大病作書懇請雖極諄諄覺得亦有難說處不免少忍踰冬以應期年之説庶幾得之今亦託人先達此意逼歲通賀正書時便并遣也前此或恐有不相樂者或相中害此亦無如之何任其彈射不能如此切切顧慮也郡事比亦甚簡靜秋間以兩縣破壞

不免暫易其人即日詞訟便減什七八令或至當日而無訟者亦緣畧鉏去一二亂政生訟者之故戒令勸率民間亦肯相信如中間舉行别籍異財之令父子復合者數家此緣子澄力勸下令初恐其未必從令不謂其能爾也但財計全仰商稅盈虛之數繫於風水非人力所及近以風故虧欠甚多亦殊可慮耳文字亦稍得功夫整頓隨分有應接但終不似在家專一耳亦為黄生歸去無人相助頗覺闕事也子約書致戚意欲得語解

定本此亦有欲修改處今日納二册餘却續寄也但聞
又欲修定向來所集告且斟酌不可太用精力也袁觧
中有未安處望口授子約一一錄示千萬千萬或呼塾
子來令受其說子細寫來亦幸此子在彼如何進見之
際幸痛加教戒使知有所畏忌為幸叔度比日為况如
何前已遣人弔之尚未還也昨得其書自言於佛學有
得未諭是否計亦當有以處此顧乃不堪何也子壽得
書云欲往見今已到未即向見所集詩解出車篇說戒

嚴之日建而不旆不知此有何證幸見教若果有證說文義殊省力也其間亦有數處可疑今不盡記大抵揷入外來義理太多又要文勢連屬不免有彊說處不知近日看得如何亦望垂喻也此有周彥誠之書甚富比借得一二而不暇細讀大抵多出臆見然恐其間有可取處也世有麻衣心易者亦出此間人所造嘗見之否九日嘗登紫霄峯頂昨日又到陶翁醉石處過簡寂閒先而歸山水之勝信非他處所及尚恨拘繫不得恣遊

又恨不得賢者之同也今遣此人附狀奉問并有賻禮具別狀幸視至餘惟以時自重因風時枉教督只口諸生令子細寫來為幸

答吕伯恭

子壽相見其説如何子静近得書其徒曹立之者來訪氣質儘佳亦似知其師説之誤持得子静近答渠書與劉淳叟書却説人須是讀書講論然則自覺其前説之誤矣但不肯翻然説破今是昨非之意依舊遮前掩後

巧為詞說只此氣象却似不佳耳立之寫得伊川先生少年與人書三四幅來規模氣象合下便如此大了決非人所能偽作已託渠摹勒來此刻石矣云藏趙德莊壻方子家也今且錄一本去見刻康節手筆數紙旦夕可先寄也尤延之已寄五賢祠記來矣旦夕刻就寄去今日見劉生策卷後語令人心膽墮地奈何奈何

答呂伯恭

昨專人拜狀奉慰當已達矣叔度人來領近書甚慰比

日冬溫伏惟履茲陽復起居益輕安矣擊彊之戒固知如此鄙性疾惡終不能無過當處毛掾之於建昌亦正坐此而有甚焉者雖已遣官慰喻寬租期檢旱傷然終不能無愧於己病之民比復申省自劾矣去留未知竟如何然意緒益嬾無復好況詩說前已納上不知尊意以為如何閑所著已有定本恨未得見亦可示及否鄙說之未當者幷求訂正只呼塾子來而授其說今錄以呈白而後遣來可也桐鄉志文質實寬平無所為作文

字利病不足言止足以見養德之效甚幸甚幸頗深自
病其年益衰而氣愈厲未知可以進此否也近作兩記
納呈可發一笑耳初請諸賢祠記蒙見諭不欲勞心不
敢固請今見此志乃恨其請之不力然叔度却報云有
意為記卧龍山居此固甚幸然今事又有大於此者敢
以為請別紙所具白鹿洞事迹是也幸賜之一言非獨
以記其事且使此邦之學者興有聞焉以為入德之門
則此惠深矣厚矣千萬勿辭仍願亟以見寄恐劾章忽

下不得竟其事也郭功父舊記納呈向怪前輩多斬侮之果不虛得也荆州近寄一詩來讀之令人感慨今亦録去渠以信陽事甚不自安叔度子約書云都下諸人頗不直果如何然世間人口無真是非未知果孰為是也叔度人回草此不能究所欲言千萬為吾道自重不宣十一月七日熹頓首再拜上啟伯恭沖祐直閣大著契兄侍史

復有專人隨叔度人去令候得白鹿卧龍記文而歸

幸一押付之千萬建陽人來聞欲刊新文海此本已傳出耶甚恨未見向機仲許寄其目亦未得也靖康間有處士陳安節名對授通直郎崇政殿說書者今史錄中有其事否幸子細批喻其子弟見屬敘述以不知其本末不敢作也千萬留念熹又拜

答呂伯恭

人還領所報書得聞尊體日益輕安而來書字畫又足為驗幸不可言記文之賜尤荷垂念思致筆力蓋不減

未病時也此又慰幸之甚者既以為賀又以為謝也但鄙意有少未安處别紙上呈幸更為詳酌示報此已磬石只候定本即託人寫刻也並山而東地勢畧是如此但此處已是山麓自郡城望之北多而東少不知别當如何下語或云東北入廬山下不知可否又率損其舊十三四今亦不見得舊來規模廣狹但據地基則亦畧是如此恐此語説得亦太牢固不若為疑詞以記之如云度損其舊七八如何又此役乃星子令王仲傑董之

亦欲特附名其間以傳久遠并望因筆及之也其人老成忠厚民甚愛之此不必言但欲知之耳洞主命官事記亦見之決非僻書但此無書可檢耳此類傳疑正不必深說也誨諭數條極荷愛念但前日未得回報聞已再申矣又因地震之變心目不安不免具奏乞降付三省密院此亦面生或恐觸忤憎嫌因得遂請也未去以前郡事一日不敢廢但終是心意自懶覺得難勉彊耳更看回報如何不得請即當如所教也治財太急用刑

過嚴二事亦實有之蓋州郡用度猶可支吾最是上供綱運拖下兩年不起令人坐卧不安不得不緊急然比之他人已寛了稍可寛處無不放過若更寛著即倒却入州縣矣傳者之言似爲建昌而發便是向來自劾事初以此縣不辦令户掾往代之此公性鋭質薄作事不無過當初蓋亦慮之但以無人不免再三丁寧而遣之到彼果然過甚大失民和亟遣簽判親往慰喻然後粗定此則選擇不精戒喻不詳之罪今已令其還矣但此

縣便覺無分付處撓不可言來喻所謂未斟酌者可謂切中其病少俟訟竟事經憲司當以尊意開喻之也士人犯法者教唆把持其罪不一但後來坐法結斷贓罪為重耳然亦但送學夏楚編管江州其人經赦便計會彼州官吏違法放還今日到家明日便陪涉宗室教唆詞訟為人所訴復追來欲撻之而同官多不欲者只決邭小杖數下再送他州亦不為過也弊政固多踈脫至此一事往來之人雖有哲口見規者間於道途無不以

此事為當也判語之失誠如所喻前亦覺之但已施行無及於改耳其所爭者乃是一人與妻有私而共殺其夫暑中繫獄病死而此宗室者乃認為己僕而脅持官吏禁近十人在獄踰年不決勢不得已須與放却但一時不勝其忿故詞語不平至此耳詩說昨已附小雅後二册去矣小序之說未容以一言定更俟來誨却得反復區區之意已是不敢十分放手了前諭未極更須有說話也恐尊意見得不如此處却望子細一一垂諭更

容考究為如何逐旋批示尤幸并得之却難看也近看
吳才老說脣征康誥梓材等篇辨證極好但已看破小
序之失而不敢勇決復為序文所牽亦殊覺費力耳所
欲言者甚多亟遣此人未暇詳布正遠千萬為道自愛
塾子更望時賜誨飭令不至怠惰放逸為幸千萬至懇
欲趂此有人令其挈婦還家叔度書來又似留其就學
二者之計未知所處不知尊意以為如何此人回幸報
及韓丈何為忽有此命此未見報不知果為何事今想

已行矣不知却歸何處後便當致書也正月四日上狀不宣熹頓首再拜上狀伯恭沖祐直閣大著契兄坐下

卧龍菴記聞已蒙落筆願并受賜也欽夫寄一詩來當并刻之耳信陽事誠如來誨然此言非獨欽夫當佩服也在於戇拙所警多矣叔昌書中有數語可發一笑子約書中所論却望喻其當否也熹又覆

令日得蘄州寄來王信伯集并語錄讀之駭人此洞記所為作也然以一噎而廢食又似過當故愚意欲

明者更加意也恐後人觀之復如今之視昔也

與東莱論白鹿書院記

當是時士皆上質實實則入於申商釋老而不自知祖宗盛時風俗之美固如所論然當時士之所以為學者不過章句文義之間亦有淺陋駁雜之獘故當時先覺之士往往病其未足以明先王之大道而議所以新之者至於程張諸先生論其所以教養作成之具則見於明道學制之書詳矣非獨王氏指以為俗

學而欲改之也王氏變更之議滎公初亦與聞王氏之學正以其學不足以知道而以老釋之所謂道者為道是以改之而其弊反甚於前日耳今病於末俗之好奇而力主文義章句之學意已稍偏懲於熙豐崇宣之禍而以當時舊俗為極盛至當而不可易又似太過且所以論王氏者亦恐未為切中其病也

明道程先生止卑忠信而小之也

世固有忠信而不知道者如孔子所稱忠信而不好

學者伊川所議篤學力行而不知道者是也然則王氏此言亦未為失但不自知其不知道而反以知道者為不知道此則為大惑耳其以忠信目明道以為卑明道而小之則可以為卑忠信而小之則不可蓋以忠信對知道固當自有高卑大小之辨也

關洛緒言止盍思所以反之哉

程氏之言學之本末終始無所不具非專為成德者言也今此語意似亦少偏兼於上文無所繫屬

政使止於章句文義之間止三代之始終也

三代之教自離經辨志以後節次有進步處是以始乎爲士而終乎爲聖人也今但如此言之則終於此而已恐非三代教學之本意也

自有此山以來止亦君子之意也

所謂與日月參光者不知何所指更望批喻其曰區區濬之者又恐畀之已甚有傷上丈渾厚之氣如馬伏波之論杜季良也兼此段本爲發明先朝勸學之

意初不專為濬之今但得多説此邊意思出來而畧帶續其風聲之意則事理自明不必如此罵破也

鄙意欲如第一段所論引明道劄子後即云不幸其説不試而王氏得政知俗學不知道之弊而不知其學未足以知道於是以老釋之似亂周孔之實雖新學制頒經義黜詩賦而學者之弊反有甚於前日建炎中興程氏之言復出學者又不考其始終本末之序而爭為妄意躐等之説以相高是

以學者雖多而風俗之美終亦不逮於嘉祐治平之前而況欲其有以發明於先王之道乎今書院之立蓋所以究宣祖宗興化勸學之遺澤其意亦深遠矣學於是者誠能考於當時之學以立其基而用力於程張之所議者以會其極則齊變而魯魯變而道矣此語草畧不文而其大體規模似稍平正久遠無弊欲乞頗采此意文以儒辭不審尊意以為可否若只如所示却恐不免有抑揚之過

將來別生弊病且將盡變秀才而為學究矣蓋此

刻之金石傳之無窮不比一時之間為一兩人東

說西話隨宜說法應病與藥也

答呂伯恭

人至辱手書得聞春來尊體益輕健放杖徐行又有問

花隨柳之樂甚慰記文定本辭約義正三復歎仰巳送

山間屬黄子厚隸書到即入石矣欽夫竟不起疾極可

痛傷蓋緣初得疾時誤服轉下之藥遂致虛損一向不

可扶持從初得疾又緣奏請數事例遭遣却而同寮無助之者種種不快而然雖云天數亦人事有以致之此尤可痛耳熹前月初遣人請祠至今未還今又專人再懇勢必可得只俟命下便自此便道一過長沙哭之也詩傳已領小雅何為未見此但記得曾遣去即不記所附何人或已到幸早批喻也綱目此中正自難得人寫亦苦無專一子細工夫所修未必是當請更須後也雷頻失威之喻敬聞命矣諸喻皆一一切當謹當佩服但

小序之説更有商量此人亟欲遣請祠者不欲稽留之别得奉扣耳塾蒙収拾教誨感幸不可言望更賜程督

文字之外因語及檢束身心大要幸甚幸甚子壽學生又有興國萬人傑字正純者亦佳見來此相聚云子静却教人讀書講學亦得江西朋友書亦云然此亦皆濟事也怱怱作此未及詳唯為道珍重

答吕伯恭

久不拜書適潘復州來畧聞動静粗足為慰比日春晚

清和伏惟尊候萬福熹祠請竟未聞命昨再遣人亦無消息不知何故如此此心已去任此殊無好況百事皆嬾雖彊為一日必葺之計終是無十分功夫吏民知其不久亦不馴服倍費心力駕馭細思何苦造此惡業以此思歸益切不知所以為計也荆州之訃前書想已奉聞兩月來每一念及之輙為之泫然朋舊書來無不相弔吾道之衰乃至於此為將奈何得江西書傳聞其柩已徑歸魏公墳所祔葬矣昨遣人致奠亦未歸未知端

的也江州皇甫師之子嵗前至彼見其未病時奏請多不遂且多為人所賣中語亦不與之圖教義勇亦不與支例物錢放散之日人得五百金而去以此上下之情不甚和輯馴致疾病端亦由此益令人痛憤又以知今日仕宦之不可為也但其身後所上遺奏乃為人摹刻石本流傳四出極為非便或云是定叟意其不解事不應至此殊不可曉也遺奏想已見之更不録去想聞此曲折亦深為慨然耳洞記專人託子厚隸書未到甚以

為撓然雖去此同官必能為成其事也十八日已入院開講以落其成矣講義只是中庸首章或問中語更不録呈也向來所喻詩序之說不知後來尊意看得如何雅鄭二字雅恐便是大小雅鄭恐便是鄭風不應概以風為雅又於鄭風之外別求鄭聲也聖人删録取其善者以為法存其惡者以為戒無非教者豈必滅其籍哉看此意思甚覺通達無所滞礙氣象亦自公平正大無許多回互費力處不審高明竟以為如何也得韓丈上

饒書及尤延之書皆令勸老兄且屏人事損書册專精

神近醫藥區區之意亦深念此幸更於此少留意焉千

萬之望學者之來畧隨分量接之不可更似前日命題

改課為此無益而有損也塾子在彼不能無望於此然

不敢以私計妨此至情尤當蒙見亮耳因楊教授遣人

草此為問子約老友不及别書前日書尾之戒甚有警

發近日更不敢申請已忍却一兩事但惜乎聞命之晚

耳

答吕伯恭

元範人回承手字獲聞比日尊體益輕健爲慰之劇又承誨諭數條尤荷愛念信後雨餘蒸欝伏惟玩心有相起處享福熹自被報聞之命不敢復有請但前日妄發本斬容賛聖聰明日乃聞降付後省不容失身從是始矣然業已致身事主生死禍福惟其所制非已所得專也此間只有三五擔行李及兒甥一兩人去住亦不費力但屛息以俟雷霆之威耳前日如自明諸人文字及

近習者皆不降出此乃付外又不可曉區區愚忠猶不能無冀幸於萬一耳欽夫之逝忽忽半載每一念之未嘗不酸噎同志書來亦無不相弔者益使人慨歎蓋不惟吾道之衰於當世亦大有利害也自向來人還至今不得定叟書今日方再遣人往致奠臨風哽愴殆不自勝計海内獨尊兄為同此懷也援筆至此為之淚落痛哉痛哉祭文真實中有他人所形容不到處歎服今此人去亦有一篇謹錄呈蓋欽夫向來嘗有書來云見

熹諸經說乃知閑中得就此業殆天意也因此畧述向來講學與所以相期之意而嘆吾道之孤且窮於欽夫則不能有所發明也盛文所叙從善受言使言者得自盡施於褊狹所警尤多平日亦知敬服渠此一節而不能學今老矣而舊病依然未知所以藥之也不唯如此近日覺得凡百應接每事須有此過當處不知如何整頓得此身心四亭八當無許多凹凸也耐煩忍垢之誨敬聞矣今大綱固未嘗敢放倒但不免時有偷心以為

何爲自苦如此故事有經心而旋即遺忘者亦有不敢甚勞心力而委之於人者亦有上說不從下教不入而意思闌珊因循廢弛者此兩月來既得不允指揮不敢作此念又爲狂妄之舉準備竄謫尤不敢爲久計身寄郡舍而意只似燕之巢於幕上也言事本只欲依元降指揮條具民間利病亦坐意思過當遂殺不住不免索性說了從頭徹尾只是此一箇病根也獄訟極不敢草草然見人說亦多過處乃與熟子所論諸葛政刑相似

然欲一切姑息保養姦凶以擾良善而沽流俗一時之譽則平生素心深竊恥之亦未知其果如何而得其中也所論荆州從遊之士多不得力此固當深警然彼猶是他人不得力今日循省乃是自己不曾得力此尤為可懼也不知老兄看得此病合作如何醫治幸以一言就緊切處見教千萬之望子壽兄弟得書子靜約秋涼來遊廬阜但恐此時已換却主人耳渠兄弟今日豈易得但子靜似猶有些舊來意思聞其門人説子壽言其

雖已轉步而未曾移身然其勢久之亦必自轉回思鵝湖講論時是甚氣勢今何止什去七八耶元範立碑之說向曾見告嘗語之云熹固不足道但恐人笑老兄耳意其已罷此議不謂乃復為之聞之令人汗下幸已蒙喻止必且罷休矣平生性直不解微詞廣譬道人於善故見人有小失每忍而不欲言至於不得已而有言則衝口而出必至於傷事而後已此亦太陽之餘證也塾書說近建家廟立宗法此正所欲討論者便中得以見

行條目子細見教為幸白鹿書院承為記述非惟使事之本末後有考焉而所以發明學問始終深淺之序尤為至切此邦之士蒙益既多而傳之四方私淑之幸又不少矣謹以十一本拜納書凡内一本裝褾與濂溪祠堂記為對又有雜刻數種幷往伊川先生與尹和靖者可背作一卷此人亟行不暇也然伊川先生才説病便有藥和靖却似合下便作死馬醫此道之傳真未易以屬人也觀書實非養病所宜若不能已當有以程之曰

讀若干以下也因人往永嘉督新簽赴任附此其人姓
薛名洪不是士龍之宗族否中間旱甚田幾不可耕今
幸數得雨然鬱蒸未解亭午揮汗未能盡所欲言惟千
萬為道自重不宣
令子想日佳茂周子充遂參大政不知嘗有以告之
否至此若復喑默則更無可說不知其計安出也
此專遣人至叔度處令便歸告早批數字或口授子
約見報蓋至彼問兒婦消息望其速還也

答呂伯恭

承局回承書得聞比日尊候萬福細觀筆札又比前日不同深以為慰熹前被不允指揮今已三月方始再上祠請適此旱災祈禱未能感格今早禾已不可救若更數日不雨即晚禾亦不可保觀此事勢必致大段狼狽遂不敢言去只得竭盡駑力若自以曠敗抵罪則無可奈何耳竊觀事勢萬一不稔即軍食所須是第一義而後可及賑恤已多方擘畫未知其濟否如何切幸因風

有以見教於其思慮之所不及者幸甚幸甚囊封付出
乃邸吏云爾方竊怪之當時誠亦輕發然今已不可悔
矣積其誠意待時而發固所當然但恐如孩所謂今年
自家雪裡凍殺不知明年甚人喫大椀不托耳言之痛
心若事若事謹密之戒乃今聞之初但不敢以草本示
人及與人說其中所論不謂乃并此題目不得洩漏也
數年前風俗尚不如此自今當深戒之耳既云有調護
者即是當有譴怒之意亦幸密見告也近緣早虐百事

放寛又覺得雨露太勝雪霜然亦且得如此前日誠有
過當處也二陸後來未再得信拯荒方急未暇遣人問
之子靜欲來遊山聞此中火色如此又未知能來否耳
立廟等事甚善他時修定當得求教也康節刻成甚久
何故不曾寄去耶今往五本他刻恐欲分人亦各并致
一二也塾不知果能漸解事否人家後生只得自有意
做好人便有可望此郎正坐無此根本使人憂心耳今
令歸鄉應舉臨行更望丁寧之也試罷畧令此來有可

見教書不能盡者幸以語之但恐亦不是寄附處耳如看書不多甚善詩不知竟作如何看近來看得前日之說猶是泥裏洗土塊畢竟心下未安穩清脫便中求所定者節目處一二篇一觀恐或有所警發也尤延之見祭淑夫文以爲意到而詞語不若平日之温潤鄙意亦頗疑其如此渠令深勸且省思慮意甚拳拳也新參近通問否大承氣證却下四君子湯如何得相當然尚幸其不發病耳老兄與之分厚須痛箴之吾輩與百萬生

靈性命盡在此漏船上若喚得副手稍工不至沉醉緩急猶可恃也再去長沙人未回前日因便又作書與定叟畧致區區意矣與説今日請祠便是奉行敬夫遺戒第一義時時勿忘此心而充擴之則甚善老兄因書更自勸勉之為佳耳承教未期臨風引領千萬為道自重

答吕伯恭

久不辱問向仰良深比日秋雨稍涼伏惟尊候萬福熹夏秋以來以旱暵祈禳奔走日日暴露不得少休既無

所效又不得不為捄荒之備郡小財匱無擘畫處日夕
究心遂發心疾上炎下潦勢甚可畏已急遣人呼二兒
及約子澄恐有不測無人主宰既而飲藥僅得少定又
苦脚跟痛不能履地此兩日方能移步然亦終未脫然
郡中賑助檢放等事却已稍有緒但軍糧無所指擬不
免具奏祈哀并以衰病之實丐求罷免未知復如何但
欲退縮省事以俟終更而事勢驅廹有不自由者今且
信緣未知果安所稅駕也夏秋以來今日方得竟日之

雨民間遂可種麥蒔蔬庶幾有以係其心志而不至於流移此後公私多方接濟到得春來則麥可食而無所事矣但其間日月尚多又未知果能如人所料否耳其間隨事措置曲折甚多未暇一一求教所幸民間却稍相信鄉村士人有事便可來說上下之情稍通官吏不敢十分相罔凡事省力但一味無錢沒撰處耳今日見省符并致文字有相及者此固不足為重輕亦殊可笑也比來計益輕健詩說可見示一二大節目處否不似

詩說又被人傳印也別有論著可見教者勿吝幸甚子約不及別書兒輩計今日方終場度後月十間可到此也所欲言者甚衆急遣此人不暇正遠惟千萬保重不宣

長沙人至今未還亦不得明信令人懸心耳子壽兄弟久不得書子靜欲來想以旱故未必能動旦夕或遣人候之也自明之亡極可痛惜天亦爲此曹復雖也耶不可曉

答呂伯恭

昨專人去拜狀想達比日秋冷伏惟尊候萬福熹彊勉於此精力日衰大抵罔罔如夢寐間度日耳搰荒不得不經心然亦失前忘後不成倫理告歸已三請未知可得否方以為憂近再得大農曾丈報云必可得幸甚不知今司命下未也大兒來自里中嬾慢如故令誦程文僅能記三兩句耳數日鄉間寂然必是又遭黜矣且令往挈婦孫歸家但恐自此遂去師席愈益怠惰奈何此

中事渠亦畧能言之偶作書多心忡目澁不能詳布昨日答胡伯逢書戲語之云元來禹稷如此不好做今日作此又思尊兄之病未必不為福也子約老友承書多感病倦不及别狀正遠千萬加意攝理以慰遠懷幸甚幸甚

答呂伯恭

久不奉問向來微恙計已平復矣著庭議幕之命相繼而下殊不可曉不知果彊起承上意否熹衰病日益昏

耗恐不堪郡事目下民間雖未告饑然盜賊頗已有端日夕憂窘不知所以為計惟望祠請之果遂耳昨曾丈報甚的既而復不然造物之意果難測也陸子壽復為古人可痛可傷不知今年是何氣數而吾黨不利如此也趙景昭官滿過此甚款意思甚好今日如此等人亦難得也塾到復何如近得叔度書似未許其歸此番破戒差人借請糜費公私不少若不成行不惟枉費向後恐亦無人可使轉見費力幸為一言及此令其早歸為

望元範歸偶連日冗甚夜作此書未暇他及惟千萬為
道自重

與呂伯恭

熹近因埶行已拜狀今日求得西山地黃五斤恰毛掾
有便謹以附內向見埶說藥裹所須也冗甚目昏不容
他及十月九日熹再拜

子約不及別書曾丈聞已過京口欲遣人致問尚未
暇也但所報祠請殊不效耳

與呂伯恭

再祭敬夫之文語意輕脱尋亦覺之則已不及改矣誨諭之意微婉深切銘佩何敢忘也弘大平粹四字謹書坐隅以為終身之念稟賦之偏前日實是不曾用力消磨豈敢便論分數然自今不敢不勉更望時有以提撕警策之也專此布謝言不盡意

熹既不得去景望之事可以為法值此災傷恐有合理會事不得不通政府書然非甚不得已亦不敢發

也此間幸亦無大齟齬諸司頗亦相悉泉司近為奏
請減得三縣人戶木炭錢二千緡殊非始望所及却
是漕司不識好惡雖當予者或反奪之前日作書已
大罵之復思老兄之言且忍須臾只細與條析事理
庶幾其或悟耳

與呂伯恭

久不拜狀日以馳情此間已遂祠官之請良以為慰即
日霜寒伏惟尊候萬福熹黽俛於此再見歲晚祠請未

報然去替只百餘日今亦不復請矣幸再乞早餘苗米已盡得之所遣人猶未還而已被堂帖之命計此周參之力為多也得此不唯軍士得食官吏免責民間亦免將來縣道預借之擾上恩此為厚也賑濟當自元旦舉行民間歲前有闕食處稍已賑濟之但聞頗苦乏錢此則無如之何然見修江隄役工買木亦足以散錢於民間但不多耳子壽云亡深可痛惜近遣人酹之吾道不振此天也奈何奈何欽夫遺文見令抄為其間極有卓

絶不可及處然亦有舊說不必傳者今便不令抄矣每一開卷令人慘然只俟解印徑往哭之小洩此哀也遣人逆子重草草附此此亦是小三昧矣未即承晤惟千萬爲道自重不宣

答吕伯恭

熹幸粗安已遣人逆子重至即合符而行矣賑恤之備粗有支吾奏請數事悉蒙朝廷應副衰拙之幸大抵今歲江東諸郡放旱分數稍寛縁此民間未至流徙此間

諸縣鄉村四十里置一場糶官米及勸喻到富民米穀元日初糶殊未有來糴者以賞格募得三家米近二萬石賑濟當得官者四人而饑民受惠不少矣然今未敢散須俟深春也昨楊教授人還領至日批示具曉至意不復有他請矣子壽之亡極可痛惜誠如所喻近得子靜書云已求銘於門下屬表書之此不敢辭但渠作得行狀殊不滿人意恐須別爲抒思始足有發明也毛仲益自江西來過歲方領前此所惠書已久猶足慰意又

得細詢昨來動靜如著書日有課程甚恨未得一窺草藁然朋友之論多以為病中未可勞心深不欲老兄之就此編也大事記想尤奇尤有益然尤費力此更望斟酌也二書告令人錄一二卷多發明處見寄甚幸只送潘鄉處令付郡吏以來汝昭過此小欵渠當時自合請祠此行極費力於義亦覺未安不審尊意以為如何因奇鄉人還附此雪寒手凍未能詳悉惟益自愛以慰惓惓之望

答吕伯恭

熹在此支撑甚費力子重不來已遣人通吳守書速其來矣境内目今幸未至流殍未知將來復如何但願早去庶免疏脫耳即今覺闕雨若更數日如此即可慮也少懇向來劉樞之亡以其兒女為託今其女年漸長未有許婚之所來議者多往往未滿人意不敢輕諾與平父議恐今年新進士中有佳士老兄所素知者得為物色一人報劉氏與之定議平父欲自拜書專人致懇幸

與留念拊撑使其家得佳壻而熹不孤逝者之託千萬
幸甚幸甚此書恐未遽達不復他及正遠惟以時加衛
幸甚幸甚子約不及書叔度亦然幷煩為道意塾子望
時賜檢責不至怠惰為望

答吕伯恭

便中伏奉近書肇蹟輕利視前有異深以為喜比日春
和伏想日益佳健熹疾病幸不至劇饑民亦幸未至流
徙軍食想可支吾比連得雨雪麥秀土膏人情似有樂

生之望矣子重不來可恨吳守度閏月初可到到即合符而南矣去年之旱非常幸頼朝廷留意得早諸處奏請悉皆應副故得不至大叚狼狽此於國計所損幾何而其利甚博此間即是周參政調護之力為多也欽夫遺文倏抄出寄去子静到此數日所作子壽埋銘已見之叙述發明此極有功卒章微婉尤見用意深處歎服歎服子静近日講論比舊亦不同但終有未盡合處幸其却好商量亦彼此有益也詩説大事記便中切幸垂

示子約不及别書意不殊前正遠切冀為道自重

答吕伯恭

自頃謀歸即無暇春間而辱書至三四感慰不可言近書報及飲食衣服已不須人尤以為喜吾道之衰日以益甚天意亦不應如此之悲然也比日庚暑伏惟尊候益輕健熹一出兩年無補公私而精神困弊學業荒廢既往之悔有不可言者自去年秋冬災傷之後不能求去以及今春遂有江西之命又俟代者至閏月二十七

日方得合符而歸初欲乘此一走長沙自彼取道分寧往還甚徑尋以女弟之訃悲傷殊甚誼不可以他適遂罷前議贊後只走山南山北旬日拜謁濂溪書堂而歸以四月十九日至家雖幸悉肩又苦人事紛冗老幼患病未能有好況然大槩已是入清涼境界中矣道中看中庸覺得舊說有費力處畧加修訂稍覺勝前計他書亦須如此此義理無窮知識有限求之言語之間尚乃不能無差況體之身見諸事業哉稍定從頭整頓一過會

須更畧長進也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為學之病多
說如此即只是意見如此即只是議論如此即只是定
本熹因與說既是思索即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即不
容無議論統論為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
病痛而救藥之即不可有定本耳渠却云正為多是邪
意見閑議論故為學者之病熹云如此即是自家呵叱
亦過分了須著邪字閑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
又教人恐須先立定本却就上面整頓方始說得無定

本底道理令如此一槩揮斥其不為禪學者幾希矣渠雖唯唯然終亦未竟窮也來喻十分是當之說豈所敢當功夫未到則乃是全不曾下功夫不但未到而已也子靜之病恐未必是看人不看理自是渠合下有些禪的意思又是主張太過須說我不是禪而諸生錯會了故其流至此如所喻陳正已亦其所訶以為溺於禪者紊未識之不知其果然否也大抵兩頭三緒東出西没無提撕處從上聖賢無此樣轍方擬湖南欲歸迳過之

再與子細商訂偶復蹉跌未知久遠竟如何也然其好處自不可掩覆可敬服也他時或約與俱詣見相與劇論尤佳候寄書扣之或是來春始可動也敬夫遺文不曾謄得候日夕畧為整次寫出却并寄元本求是正也詹體仁寄得新刻欽夫論語來比舊本甚不干事若天假之年又不應止於此令人益傷悼也劉家事極感垂念渠家為閑人來問者多頗費應酬又招怨怒亦欲早聞定論也塾子蒙招撫令寫綱目大字渠懶甚向令寫

一二年大事記及他文字一兩篇竟不寫來不知竟能為辦此否耳意緒本自不佳見此等事益令人歎惋奈何奈何子澄相聚月餘意思儘好直至湖口渡頭方分手也閩淛中水潦疾疫死者甚衆聞之令人酸鼻諸公直是放得下可歎服也未即承教引領馳情切冀厚自愛重以幸斯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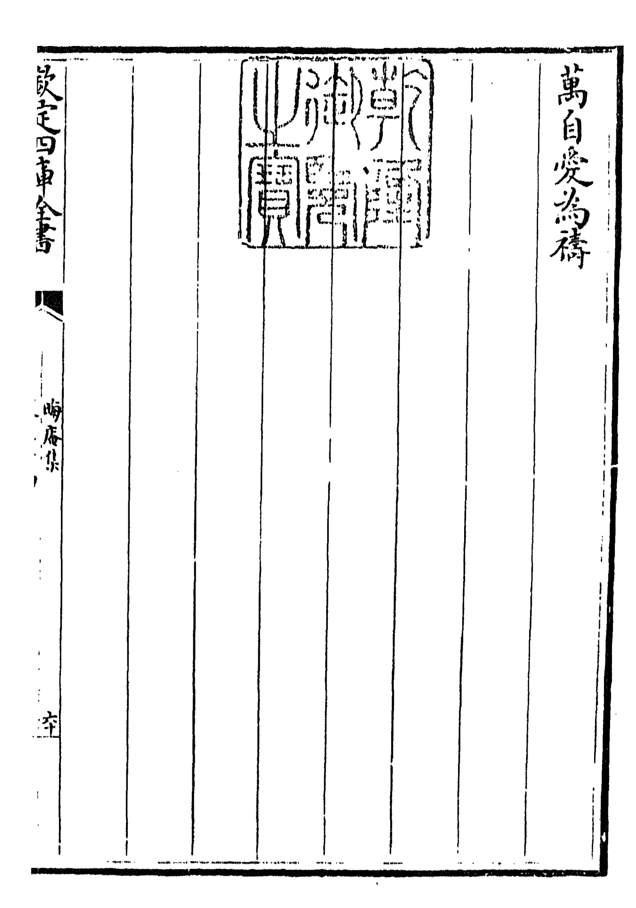
與吕伯恭

夏中潘家人還奉問無便不能嗣音良以向仰比日新

秋已半天氣漸涼伏惟尊體益勝健𡻕衰病如昨非但人事縈絆不得一意讀書為恨比一至郡中鄭守時已久病應接甚費力又放不下覺其精力凋耗而郡事不理諸司數有遣問勸其力請引去渠甚以為然未及用而已不起矣如此人材用之違其所長中道夭喪甚可傷也𡻕一出兩年仙洲久不到前日方得一往會大雨竟日瀑水甚壯既而復霽遂得窮搜澗壑水石可觀處非止一二悉已疏薙而聚土累石為臺以臨之自此往

遊觀賞益當不但如前日矣但恨不能致杖屨之一來論著當益有次第每書各得數段見教為幸比看文鑑目錄無書者固不論其可檢者尚有不能無疑處恨不得面扣其說當有深意也數時絶無學者講學便覺頽惰無提撕警策之助旦夕亦欲作一課程未必有益於人庶幾自有益耳但塾子歸家讀書殊無頭緒未有以處之因來幸有以教督之并令如何度此光陰也歸自山中倦甚草草布此子約未暇别書亦不能異此惟千

萬自愛為禱



晦庵集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晦菴集卷三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録監生臣江　晉

晦庵集卷三十五

宋 朱子 撰

書

答吕伯恭問龜山中庸

龜山中庸首章之語往者蓋以為疑欽夫亦深不取自今觀之却未有病但集中云書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體之則中之體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此則不可

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雖出一理然亦各有所從來玩其氣象自可見𨈆山之語亦不為病如孟子語始終條理則亦豈不分別而言耶

達道達德一章娶本因有兩達德字而脫去中間數句以故不成文理今以為勝嚴本是亦喜合而惡離之過耳

成己成物之道無不備故能合內外之道而得時措之宜蓋融徹洞達一以貫之而然也然細分之亦有𨈆山

之意但不當專以此為説却無總統耳

誠自成也此説恐是蓋此是道理自然如此但人却只

要誠之耳

尊德性一章龜山從上説下吕與叔從下説上蓋無所

不通

不尊不信此段未得其説向見伊川亦只如此説且當

從之有説勝此乃可易耳

龜山中庸有可疑處如論中庸不可能不可以為道鬼

神之爲德等章實有病而來教所指却不爲疵也

別紙

聖賢之言離合弛張各有次序不容一句都道得盡故中庸首章言中和之所以異一則爲大本一則爲達道是雖有善辨者不能合之而爲一矣故伊川先生云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自殊安得不爲二乎學者須是於未發已發之際識得一一分明然後可以言體用一源處然亦只是一源耳體用之不同則固自若也

天地位便是大本立處萬物育便是達道行處此事灼然分明但二者常相須無有能此而不能彼者耳子思之言與龜山氣象固不同然若使龜山又只道箇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則不成解書矣釋氏便要如此嘗見其徒說李遵朂請某僧注信心銘其人每句大書而再注本句於其下便是只要如此鶻突也

中庸不可能明道但云克己最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

此言貫徹上下不若龜山之奇險也龜山之說乃是佛

老緒餘決非孔子子思本意兼人之為道而逺人不可以為道兩句若如龜山之意則文理自不通但人悅其新奇不覺其礙耳若令人依本分做文字則而逺人處下而字不得須下則字方成文理後面雖有求仁之説然其言自道言之自學者言之又似王氏説話道若果不可為則學者又安可求仁以為道若學者可求則不可為之説又贅矣枉費説詞無益學者而反有害於義理之正不可從也向見李先生亦自不守此説又言羅

先生陳幾叟諸人嘗以爲龜山中庸語意枯燥不若呂與叔之浹洽此又可見公論之不可揜矣呂與叔說道不遠人處記得儘好可更檢看鳶魚鬼神兩章却是上蔡說得通透有省發人處如此說雖是排着一片好言語然却無箇貫穿處也

智仁勇須做有輕重看若言仁者必有勇則仁勇一而已豈有輕重若言勇者不必有仁則又豈可便言無輕重乎此三者天下之達德然逐人稟賦成就不同故有

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之異然仁則渾然全體智勇固在其中生知安行則從容中道而學利困勉不足言矣其動以天聖人之事龜山此章若以上章誠者天之道言之則以字不為害若直指道體而言則以字下不得矣

近而不尊者謂何等事試舉一二以證之要之此章説得常不快人意也

答呂伯恭

承喻整頓收斂則入於著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論之曰亦須且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且就整頓收斂處著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即成病耳勿正之正其字義正如今人所謂等候指準春秋傳云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用字之意亦正如此耳

別紙

川上之論甚當不逝之云極知非是然須如此說破乃

可以釋學者之疑耳

以修道之謂教為設教此固有諸儒之説以程子之言為為此而設教則恐徼有牽合之弊大抵諸先生解經不同處多雖明道伊川亦自有不同處蓋或有先後得失之殊或有一時意各有指不可彊牽合為一説也修道之謂教疑只與自明誠謂之教之教皆同言由教而入者耳所謂以失其性故修而求復只是直解此文非有為此設教之曲折也故下文遂言戒慎恐懼及致中

和乃脩道之始終也近得侯氏中庸亦正如此說不知
高明以為如何先生自注云此說非是
中和中庸如所論得之然中和之中專指未發而言中
庸之中則兼體用而言
參前倚衡之說甚簡當尹公云此只是收拾心令有頓
放處此意亦好
艮背之用固在於止其所然能止其所乃知至物格以
後事始學者還便可用否更告喻及也仁字之義孟子

言心該貫體用統性情而合言之也程子言性剖析疑似分體用而對言之也其他已具别説如來喻之云固好然恐未為直截分明耳

學者推求言句工夫常多點檢日用工夫常少今日此等人極多然或資質敏利其言往往有可采者則不免資其講論之益而在我者躬行無力又無以深矯其獘方此愧懼令得來喻敬當徧以警告常所與往來者使自省察耳却是老成敦篤志行可保之人往往又却遅

鈍看道理不透求其有精神而醇者真難得耳

近看中庸古注極有好處如說篇首一句便以五行五常言之後來雜佛老而言之者豈能如是之慤實耶因此方知擺落傳注須是兩程先生方始開得這口若後學未到此地位便承虛接響容易呵叱恐屬僭越氣象不好不可以不戒耳又注仁者人也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相人偶此句不知出於何書疏中亦不說破幸以見告所謂人意相存問者却似

說得字義有意思也

答呂伯恭

泰伯處父子兄弟之際，事亦有意正如此。蓋逃父非正，但事須如此，必用權，然後得中，故雖變而不失其正也。然以左傳為據，便為泰伯未嘗斷髮文身，此則未可知。正使斷髮文身，亦何害也

富而可求，以文義推之，恐只得依謝楊說。伊川說雖於義理為長，恐文義不安帖，似硬說也

上蔡本說學詩者不得以章句橫在胷中因有堯舜事業橫在胷中之說然則非為有其善之意矣竊疑此乃習忘養心之餘病而遺書中上蔡所記亦多此等說話如玩物喪志之類此恐須更有合商量處不可草草看過也

誰毁誰譽一章所論得之但只說得三代直道而行意思更有斯民也之所以六字未有下落疑斯民也是指當時之人而言今世雖是習俗不美直道難行然三代盛時所以直道而行者亦只是行之於此人耳不待易

民而化也諸儒之說於此文義殊不分明却是班固景賛引得有意思注中說得亦好大抵聖人之意止是說直道可行無古今之異耳言譽而不及毀之意來喻亦善但毀譽兩字更須細看譽者善未顯而亟稱之也毀者惡未著而遽詆之也試亦恐其將然而未見其已然之辭聖人之心欲人之善故但有所試而知其賢則善雖未顯已進而譽之矣不欲人之惡故惡之未著者雖有以決知其不善而亦未嘗遽詆之也此所以言譽而

不及毁蓋非全不别白是非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是則聖人之心耳

周教授語解誠如所喻愚意其篤實似尹公謹嚴過之而純熟不及高明以為如何

新刻小本易傳甚佳但籤題不若依官本作周易程氏傳舊嘗有意凡經解皆當如此不以傳先乎經乃見尊經之意漢晉諸儒經注皆如此也後見朋友説晁景迂亦有此論乃知前輩意已及此矣今日又得景迂語解

亦有好處大抵北方之學經是近本實也

答呂伯恭别紙

上蔡堯舜事業横在胷中之說若謂堯舜自將已做了底事業横在胷中則世間無此等小器量底堯舜若說學者則凡聖賢一言一行皆當潛心玩索要識得他底蘊自家分上一一要用豈可不存留在胷次耶明道玩物喪志之說蓋是箴上蔡記誦博識而不理會道理之病渠得此語遂一向掃蕩直要得胷中曠然無一毫所

能則可謂矯枉過其正矣觀其論曾點事遂及列子御風以為易做則可見也大抵明道所謂與學者語如扶醉人真是如此來喻有懲創太過之說亦正謂此吾人真不可不深自警察耳誰毁誰譽已具答子約書中然頃時聞伯恭議論常有過厚之意今此所論却與往者不同豈亦前所謂矯枉過正之論耶聖人大公至正處似無人情然其隱惡揚善之心則未嘗無也此乃天地生物之心孔門教人求仁正是要得如此耳試更思之

復以見教為幸

言仁諸說欽夫近亦答來於舊文頗有所改易然於鄙意亦尚有未安處大率此書當時自不必作今既為之則須句句字字安頓得有下落始得不容更有非指言仁體而備禮說過之語在裏面教後人走作也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但是聞者未易解耳聖賢之言固無所不盡如孟子說箇浩然之氣大小面生然亦只說得箇難言了下面便指陳剖析一向說將去更無毫髮不盡

處也伊尹先知先覺伊川以為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
理與上蔡所謂心有知覺意思迥然不同向來晦叔諸
公亦正引此相難蓋不深考也且如而今還敢道伊尹
天民之先仁否試更子細較量便可見矣繼創太過不
免倚著之病近亦深覺其然然嘗見明道有言學者須
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又似且如此用功基脚却
稍牢固未敢便離却下學之地别求上達處也但當更
於存養踐履上著力不可只考同異校詳畧專為章句

之學而已大抵道理平鋪放著極低平處有至高妙底道理不待指東畫西說南道北然後為得不傳之妙也明者思之以為如何

養忠厚革澆浮之論甚善要當以此為主而剖析精微之功自不相妨耳和靖録中說伊川未嘗言前輩之短此意甚善今人往往見二先生兄弟自許之高便都有簡下視前輩意思此俗不可長和靖之言要當表而出之也

答呂伯恭論淵源錄

元豐中詔起呂申公此段初固知其有誤然以其不害大體故不復刊今欲正之亦善但去司馬溫公溫公不起八字及依程集本題改寄為贈可也

明道言當與元豐大臣共政此事昨來已嘗論之然亦有未盡今詳此事乃是聖賢之用義理之正非姑為權譎苟以濟事於一時也蓋伊川氣象自與明道不同而其論變化人材亦有此意見外書胡氏所記易傳於睽之初爻

亦有不絶小人之説足見此事自是正理當然非權譎之私也然亦須有明道如此廣大規模和平氣象而其誠心昭著足以感人然後有以盡其用耳常人之心既不足以窺測此理又無此等力量自是信不及設有信者又不免以權譎利害之心為之則其悖理而速禍也為尤甚矣此今之君子所以不能無疑於明道之言也

胡氏所記尹氏亦疑之

豈所謂未可與權者耶

邵子文晩著此書於其早歳之所述聞者年月先後容或小差若語意本末則不應全

誤且所謂二公並相蓋終言之召宗丞未行以疾卒亦
訖其不及用耳非必以為二公既相然後召明道也又
謂邵録多出公濟恐亦未然蓋其父子丈體自不同也
折柳事有無不可知但劉公非妄語人而春秋有傳疑
之法不應遽削之也且伊川之諫其至誠惻怛防微慮
遠既發乎愛君之誠其涵養善端培植治本又合乎告
君之道皆可以為後世法而於輔導少主尤所當知至
其餘味之無窮則善學者雖以自養可也故區區鄙意

深欲存之葢其説如此非一端也今乃以一説疑之而遽欲刋去豈不可惜若猶必以為病則但注其下云某人云國朝講筵儀制甚肅恐無此事使後之君子以理求者得其心以事考者信其迹其亦庶乎其可矣

范公不為程門弟子下卷范公語中論之已詳此年譜所載特鮮于所録之本文耳然不削去門人二字者范公語中既引以為説則此不可削史固有變例也但來喻引范公日記以為伊川所為范公未必盡知若率先

具素饌則應大與東坡忤何以能處程蘇之間而無遺言乎此則恐於事理皆未盡也蓋范公所記正叔獨奏乞就寛涼處講讀而并及修展邇英次第則固善之之辭而非有譏貶之意也但伊川已奏而事方施行則自不必更言而在范公之自處則亦或有不敢言者至於國忌齋筵輩素所宜則以范公之賢於已之所行自當顧義理之是非以為從違不當視同列之喜怒以為前郤也使其果欲依違兩間曲全交好則具素饌既忤東

坡具酒肉亦忤伊川若慮於彼而忽於此則亦非所以
兩全矣況范公之意未必出此而它書所記亦云范醇
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則所記雖不同而范公之不是
東坡而每事循從亦當時所共知矣故嘗竊意范公雖
不純師程氏而實尊仰取法焉其於東坡則但以鄉黨
游從之好素相親厚而立朝議論趣向畧同至其制行
之殊則迥然水火之不相入且觀其辨理伊川之奏則
其心豈盡以東坡為是哉但不能辨之於當時而發之

於數年之後此則剛强不足不免乎兩狥之私者而其所重在此故卒不能勝其義理之公也大抵程蘇學行邪正不同勢不兩立故東坡之於伊川素懐憎疾雖無素隙之隙亦不相容若於范公則交情既深而其氣象聲勢無足畏者故雖有左袒之嫌而不以害其平生之驩也

俟師聖諭二先生大槩亦得之但語意少不足耳亦不必删去也

丈潞公事但注其後云某人云先生判監時潞公未嘗

尹洛疑此有小誤

以管窺天此伊川本語見於遺書不必曲為隱諱兼其

語有抑揚善讀者當自知之若為其不善讀而毀吾說

以避之則古今書傳之得存者寡矣

横渠墓表出於吕汲公汲公雖尊横渠然不講其學而

溺於釋氏故其言多依違兩間陰為佛老之地蓋非深

知横渠者惜乎當時諸老先生莫之正也如云學者苦

聖人之微而珍佛老之易入如此則是儒學異端皆可
入道但此難而彼易耳又稱橫渠不必以佛老而合乎
先王之道如此則是本合由老佛然後可以合道但橫
渠不必然而偶自合耳此等言語與橫渠著書立言攘
斥異學一生辛苦之心全背馳了今若存之非但無所
發明且使讀者謂必由老佛易以入道則其為害有不
可勝言者非若前段所疑年月事迹之差而已也又行
狀記事已詳表文所記無居狀外者亦不必重出

呂侍講學佛老似不必載如何

溝封奉聖鄉雖非封建然亦可以爲封建之漸且無時不可爲若曰分茅胙土大封王侯則主少國疑誠非可爲之時矣但伊川決不至如此不曉事必待晚年更歷之多然後知其不可也大抵前輩議論不能無小不同今兩存之學者正好思索商量非若汲公之論横渠大本不同其流有害也

楊應之事以少見故悉取之亦變例也恐可訪問更增廣之

楊於程門亦未必在弟子列也

呂進伯和叔本當別出以事少無本末故附之與叔甚非是告訪問增益別立兩條臨川有薛氏汲公甥也可因人問之

薛博士語中胡公所論蓋以越職言事便非語默之當然又以其得罪之重知其言必有過當處耳詞之未瑩故若可疑然蘊乃元符末年應詔上書恐未可以越職罪之也此事吾輩更合商量非特為蘊公之是非也

楊公墓志首尾聯貫不容剪截故全書之亦變例也胡

公所辨發明述作之意最為有功似不可去

胡公行狀取屏斥學生事乃為作學録行學規之樣轍非獨為後來論列張本也然明道敘述中亦有如此者

劉立之記罷判武學事　伊川存而不去蓋欲備見事情雖知氣象之小而不得避也其它浮辭多合删節當時失於草草耳卷首諸公當時以具名實稍著故不悉書自今觀之誠覺曠闕但此間少文字之人檢閲須仗伯恭與諸朋友共成之也

答吕伯恭

熹昨見奇卿敬扣之以比日講授次第聞只令諸生讀左氏及諸賢奏疏至於諸經論孟則恐學者徒務空言而不以告也不知是否若果如此則恐未安蓋為學之序為己而後可以及人達理然後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徒務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遠至於左氏奏疏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非學者

切身之急務也具為空言亦益甚矣而欲使之從事其間而得躬行之實不亦背馳之甚乎愚見如此不敢不獻所疑惟高明裁之

答劉子澄

四月十三日左廸功郎監潭州南嶽廟朱熹謹向西再拜復書主簿學士足下熹至愚極陋自幼事事不能及人顧乃不自度量妄竊有意於古人為已之學雖講之有年矣而未始有聞也徒以從事之久足迹相接於先

生長者之門反覆論辨不絶於一二朋友之口是以人或以務學之名歸之而世之不識其面目不接其言議者遂相與疑之以為是果何如人也誠使一日見其面目聽其辭氣而徐察其所為則宂然一庸人耳其不唾之而去者幾希執事以盛年壯氣清節直道發軔進塗既有聞於當世矣而説學好問之意勤勤有加又將有意於古人為已之學者而然邪誠如是則所以取友而輔仁者擇之亦宜審矣乃遁聽於人枉道垂顧以禮於

名為務學而未始有聞之庸人毋之手書辭髙而禮下熹誠不佞不識執事於夫人之言何所取信而遽為謙屈以至於此也既又留連竟日告語不倦雖蔬食菜羮相與共之畧無厭怠之色則又疑執事真若有取於熹者顧朴陋荒淺殆不能有以裨補一二為慙䀌意妄言間亦自知其可笑也然則執事果何所取於斯哉恐懼增劇因風陳布莫究所懷連日快晴計已次昭武矣承顔盡懽退有怡怡之樂為況良不惡向者十萬以時自

重

答劉子澄

來書深以異學侵畔為憂自是而憂之則有不勝其憂者惟能於講學體驗處加功使吾胸中洞然無疑則彼自不能為吾疾矣若不求衆理之明而徒恃片言之守則雖早夜憂虞僅能不為所奪而吾之胷中初未免於憒憒則是亦何足道願老兄専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體察須使一一曉然無疑積日既久自當有見但

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少為足則無由明爾焉比來温習略見日前所未到一二大節目頗覺省力但昏弱之姿執之不固尤悔日積計有甚於吾友之所患者乃承訪以所疑使將何辭以對耶然以所聞質之則似不可不兩進也程夫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體用本末無不該備試用一日之功當得其趣不然空抱疑悔不惟無益反有害矣夫涵養之功則非他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之事則

正須友朋講學之助庶有發明不知今者見讀何書作如何究索與何人辨論惟毋欲速毋蓄疑先後疾徐適當其可則功日進而不窮矣因書或有以見教勿憚辭費焉亦不敢不盡愚也向見前輩有志於學而性涉猶豫者其內省甚深下問甚切然不肯沛然用力於日用間以是終身抱不決之疑此可以為戒而不可以為法也伯恭近通問否比亦嘗附一書不知達否所示三錄極有警發人處然亦有合商量者所云只被公家學

佛又顧子敦治通典之說此兩條曾與伯恭商量否既云從容侍食告語之詳而又云云則疑若有欲告而不得盡之意既云專治通典使應變浹洽而元祐經筵駁議乃似未始畧知今古之人此不知亦有說耶如未嘗語及告因書為扣伯恭却以見教為幸今世學者語高則淪於空寂卑則滯於形器中間正當緊要親切合理會處却無人留意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邪說暴行所以肆行而莫之禁也不知伯恭後來見得此事如何

所欲言似此者非一無由而論徒增耿耿

答劉子澄

反復書辭具悉近況但學者正欲胷中廓然大公明白四達方於致知窮理有得力處今乃追咎往昔念念不忘竊恐徒自煎熬無復理義悅心之味也程子所謂廹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而正處此耳升高自下陟遐自邇能不遺寸晷而不計近功則終必有至矣如何如何張呂時得書有所講論然亦頗有未定者未欲報去也

大抵聖賢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旨無窮今必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是未必真能高深而固已離其本指喪其平易無窮之味矣所論綠衣篇意極溫厚得學詩之本矣但添入外來意思太多致本文本意反不條暢此集傳所以於諸先生之言有不敢盡載者也試更思之如何

答劉子澄

知言之書用意精切但其氣象急迫終少和平又數大

節目亦皆差誤如性無善惡心為已發先知後敬之類皆失聖賢本指頃與欽夫伯恭論之甚詳亦皆有反復雖有小小未合然其大槩亦畧同矣文字頗多未能寫去又有掎摭前輩之嫌亦不欲其流傳也然此等文字且未須看俟自家於論孟諸經平易明白處見得分明無疑然後可以逐一考究判其是否固未可盡以為是亦未易輕以為非也

天運不息品物流形無萬物皆逝而已獨不去之理故

程子因韓公之歎而告之曰此常理從來如是何歎焉此意已分明矣韓公不喻而曰老者行去矣故夫子又告之曰公勿去可也以理之所必無者曉之如首篇所云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的性著之意爾及公自知其不能不去則告之曰不能則去可也言亦順夫常理而已反復此章之意只如此恐不必於不去處別求道理也

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濶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

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為條例司官不以為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為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為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為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

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橫渠襲女衣冠事却是一時偶見未到若見得到橫渠必不肯放過蓋此乃禮官職事使明道當之亦不肯放過也

劉李游楊四公所到固未敢輕議然如所論亦近之矣但却不專為仕宦奪志而然蓋劉李未嘗不仕游楊非固狥俗自其所見有淺深故所就有純駁耳大抵學問緊要是見處要得透徹然不自主敬致知上著工夫亦無入頭處也

學者所志固當大至於論事則當視已之所處與所論之事所告之人而為淺深則無失言失人之患出位瀆官之責矣吾學若果未至見若果未明旣未能自信且不為人所信則寧退而自求毋言而背其所學用而不副其言皆不可也

卒章所問甚切在賢者處之必已熟矣淺陋何足以及此然竊謂此事難以言語定論須且虛心觀理積習功夫令一日之間胷次洞然則隨事隨物無不各有一定

之理矣無補於事而祇以取名固所不為然亦有義所當為而或疑於二者則亦不得而避也如此處極要斟酌須是理明義精則源源自見不待問人矣

答劉子澄

此間文字修改不定朝成暮毀甚覺可笑直卿必能言之所喻學者心粗愛看見成義理此亦人之通患但雖如此終是須要自家玩味浹洽考訂精詳方信得及通計亦是許多工夫也綱目亦修得二十許卷此一卷是正本五卷

義例益精密上下十有餘年亂臣賊子真無所匿其形
矣恨相去遠不得少借餘力一加訂正異時脫藁終當
以奉累耳
近有溫公論史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但知黨錮諸
賢趨死不避為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
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却是黨錮殺戮之禍
有以毆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則荀淑正言於梁氏
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跡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

或則遂為唐衡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為非矣葢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虜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間亦自有一種議論文飾葢覆使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為非而真以為是必有深謀奇計可以活國救民於萬分有一之中也邪說橫流所以甚於洪水猛獸之害孟子豈欺予哉年來讀書覺得此意思分明參前倚衡自不能舍雖知以是為人所惡而終窮以死其心誠甘樂

之不自以為悔也來喻之云真知我者尚何言哉然亦願子澄深察此意有以自振於頽波之中也欽夫得書云嘗得子澄書於所謂云云者亦頗所疑也

答劉子澄

程子遺書廣東未寄來道遠難督趣甚撓人耳近一朋友借得游先生家本有䬃若雨録數條頗佳昨所未見也它雜出者已一面編集但殊費心力知言已刋行謹納一本幸視至暇日熟觀亦發人意思也周之想時過

從所論何事異時來簿延平則有承教之期矣所委記文非敢忘之亦衮衮未暇旦夕當思所以應命者幸察

答劉子澄

七月二十一日熹頓首再拜子澄通守奉常老兄僉總幹章叅議兩致手帖良以為慰比日秋以復涼伏惟尊候萬福熹五月間因曹挺之行附書想已達矣悲惱之餘心氣間作加以瘡腫諸疾交攻更無一日寧帖恐不復能支久矣日前為學緩於反已追思凡百多可悔者

所論著文字亦坐此病多無著實處回首茫然計非歲月功夫所能救治以此愈不自快前時猶得敬夫伯恭時惠規益得以警省二友云亡耳中絕不聞此等語因循偷惰安得不至於此令乃深有望於吾子澄自此惠書痛加鍼誨乃君子愛人之意也朗澧之行覽觀山川感今慨古亦足償其勞矣又有同行令弟感發精進此尤可樂者恐有行記撰錄一時之勝願以相寄也李丈到闕未聞有何大議論經筵直宿足以從容起沃亦非

細事也游誠之鬧到三山已久一向不得書其人彊敏可喜而忮狠之根不除又計較世俗利害太切切恐不免上蔡鸚鵡之譏耳許生初意其飄然無累方欲約之來此教小兒令聞其既授室此事又差池矣塊坐窮山無嚴師畏友之益其不為小人之歸也鮮矣奈何奈何直卿赴試長沙病於清江賴向丈軫視之前日聞得亟遣人往覔信至今兩旬未還甚令人懸心然必是已向安遂西行矣此間後生中只有淉尚可望但亦傷太狹

耳昨渠行時亦屬令過省景陽公度不知病後能枉道經由否小學書曾爲整頓否幸早爲之尋便見寄幸幸昨來春報只欲如此間所編者今細思之不若來教規模之善但今所編皆法制之語若欲更添嘉言善行兩類即兩類之中自須各兼取經史子集之言其說乃備但須約取勿令太泛乃佳（如管仲畏威如疾之語心每愛之）文章尤不可泛如離騷忠潔之志固亦可尚然只正經一篇已自多了此須更子細決擇叙古蒙求亦太多兼奥澀難讀

恐非啟蒙之具却是古樂府及杜子美詩意思好可取者多令其喜諷詠易入心最為有益也來喻又有避主張程氏之嫌程氏何待吾輩主張然立言垂訓事關久遠亦豈當避此嫌耶其詳雖已見於近思然其一言半句灼然親切不可不使後學早聞而先入者自不妨特見於此書也若只欲其合於世俗而使庸人愛之則符讀書城南一篇足矣何事勞吾人捃摭之功哉荒田如何措置能錄示其施行條目為幸更如何勸得離軍歸

正人情願耕佃尤佳向曾於封事中及此去冬奏對猶蒙上記憶宣喻以為善也學校頗得人表率否不然亦恐無益徒費錢糧耳精舍四言并十詠幸早為賦之適得祁師忠書聞書堂中元前後可立木又寄得所為編定武當集録甚簡當但與王叔堅林質夫論兵一二篇頗佳何為不録耶熹向承見語有為昆弟之約未敢遽信而忽蒙加以非據之稱一向因循不得辭避今欲復尋故約而罷去無實之稱如蒙報書須用此禮即大幸

也千萬痛察痛察社記得為撰數十言叙致本末亦使拙者省得一半氣力尤妙

荆州地勢四平其守當在外楚人所謂方城為城漢水為池是也若不能守直至城下則無說矣

答劉子澄

行記甚佳但人說天池光怪有飛空往來或入簷楹或出自房闥者與所記不類豈偶有所遺抑所見適止此耶此為陳寶之屬無足深怪世人鄙次昏憒狹隘自以

為疑耳此記流傳亦足以少祛其惑也

答劉子澄

熹一出三月歸已迫歲病軀幸無他臂痛竟不脫然去體但不甚妨事可置不問却是精神困憊目力昏暗全看文字不得甚覺害事耳舊書且得直卿在此商量逐日改得些少比舊儘覺精密且令寫出淨本未知向後看得又何如也到泉南宗司教官有陳葵者處州人頗佳其學似陸子靜而溫厚簡直過之但亦傷不讀書講

學不免有杜撰處又自信甚篤不可回耳後生中亦有
一二可教其一已入陳君保社其一度今歲當來此然
亦恐只堪自守未必可大望自餘則更是難指望此甚
可慮蓋世俗啾喧自其常態正使能致焚坑之禍亦何
足道却是自家這裡無人接續極為可憂耳讀所寄文
字切切然有與世俗爭較曲直之意竊謂不必如此若
講學功夫實有所到自然見得聖人所謂不知不慍不
是虛語今却只為學人㪅故紙安得似他不虛過了光

陰所以於此都無實得力處又且心知其為玩物喪志而不能決然舍棄此為深可惜者且既謂之玩物喪志便與河南數珠不同彼其為此正是恐喪志耳班范外事不知緜得於己分有何所益於世教有何所補而埋沒身心於此不得超脫亦無惑乎予靜之徒高視大言而竊笑吾徒之枉用心也且羅守之賢如此與之同官相好乃不能補其所不足而反益其所有餘又從而自陷焉亦獨何哉數年來此道不幸朋舊凋喪區區所望

以共扶此道者尚賴吾子澄耳今乃如此令人悼心失圖悵然累日不知所以為懐不審子澄能俯聽愚言而改之乎不然則已矣無復有望於此世矣奈何奈何小學書却非此比幸早成之精舍詩拈筆可就亦不妨早見寄也羅守之丈可謂有意於古矣社壇記已寫送似矣此是狀體文章不古不今不知是何亂道而人來求不已殊不可曉但可笑耳于尉策題亦不易此等人且収拾教減得分數亦是一事桃原詩卷甚佳但李習之

復性書已有禪了石林考其年是未見藥山時作必是有此根苗韓公不曾斬截得斷後來遂張主耳詩中所辯却恐未必然也向丈詩初亦未解承喻乃荷其見愛之深當因書謝之也拙詩并序錄呈韓丈為作記來意態閑暇甚可愛渠更欲改一二處未及寫去也祁居之論兵處何為不取願聞其說說易詩誠可疑也濂溪書堂闊規模甚廣鄙意恐不必如此將來無人住得亦只是倒了不若裁損制度而壯其材植更為買少田以贍

守者使其可以長久乃為佳耳壽安銘乃大佳恨得之晚今亦當刻板散施也趙蘄水書來聞嘗就取庶人章觧當時草草説得不周徧後在會稽因探禹穴見壁間有古靈勸喻文愛其言簡切有理因刻印散之凡投牒者亦與人一本并刻石置臺門外令各往一通恐亦可散施或有益也公度聞近到建昌娶婦甚念一見之而不可得奈何奈何因書更勸其向裡做工夫莫又錯了路頭也知道不受互送罪不在專殺譚賴之下可惜不

作一章劾了少快公論耳一笑一笑然老兄宿逋已盡
償又有菜飯可喫又已穿壙買棺可謂了事快活人如
僕則債未盡償食米不足將來不免永作祠官方免溝
壑儉德亦方用力但惜乎其已晚耳有意入閩相見甚
善熹固衰憊意老兄未至此然觀來書説得亦可畏誠
不可不謀一再會合但恐諸公迫於公議有不得已而
相挽者或能敗此約耳然若能遂吐至言力扶公議則
其功不細又不敢以私計不遂為恨也楊子直何為到

彼相聚幾日曾説廟學配祀升黜之議否不合與晁家人相聚來遂一向與孟子不足亦可怪也三山見趙子直稍欵莆中過龔實之墓下并見其子弟令人感歎陛辭論恢復乃是勸勿輕舉之意反遭醜詆甚可傷耳

與劉子澄

吳生之傳甚駭人聽不得禍根乃爾近日此類非一不了官事連累乎人其勢駸駸恐未遽已使人憂懼奈何奈何襄陽之役不為無補細讀來書及詩令人慨歎此

事未知將來分付甚人天意必有在矣吾徒之力無如之何只有講學修身傳扶大教使後生輩知有此道理大家用力庶幾人材風俗它日有以為濟世安民之助而已所喻戲謔本欲詞之巧而然此固有之然亦是自家有此玩侮之意以為之根而日用之間流轉運用機械活熟致得臨事不覺出來又自以為情信詞巧主於愛人可以無害於義理故不復更加防遏以至於此蓋不惟害事而所以害於心術者尤深昔横渠先生嘗言

之矣見之思四近此當痛改不可緩也近覺所聞所知真實行得令人大段歡喜與尋常會得說得不同此不可不知不可不勉也博雜之病亦是把做小事忽畧了以為不足以喪人之志又不自知是自家病痛却以應副人情為解此亦是大病非小病須痛斬截也吾人未老先衰餘日幾何而費日力於此却於自家身心上都不著力豈不是顛倒迷惑之甚耶小學書却於此殊科只用數日工夫便可辦幸早成之便中遣寄也得公度書有

哭弟之悲又云甚窘渫以為念地遠無力不能少助之為恨李章甚不易比來作何功夫須更切己用力乃有實頭進步處耳此間學者未有大叚可分付者然亦有一二將來零星湊合或可大家扶持也

與劉子澄

喻及治財聽訟望祀之意甚善所刻之書皆有益但小學惜乎太遽又不嘗潤色耳近畧修改每章之首加以本書或本人名字又别為題詞韻語庶便童習今謾錄

去一觀它日有暇終望為補故事之缺也羅集等異時刻就各求一二本端良止此極可傷惜信道不及亦是合下看得記誦詞章太重了後來又於此得味所以一向不肯放下未必專為禁忌指目也若使見得此道理重便斬作萬段亦須向前豈容復有顧慮耶近年道學外面被俗人攻擊裡面被吾黨作壞婺州自伯恭死後百怪都出至如子約別說一般差異的話全然不是孔孟規模卻做管商見識令人駭歎然亦是伯恭自有須

拖泥帶水致得如此又令人追恨也子靜一味是禪却
無許多功利術數目下収歛得學者身心不為無力然
其下稍無所据依恐亦未免害事也去年被人强作張
呂畫贊及敬夫集序今并録呈婺州學者甚不樂也李
丈奏議行狀可得一觀幸甚甚恨不得一見此老然讀
其書却是大模樣大手段非如一種左右撥拾委曲計
校小小家計為無用之學也它時與羅鄂州小集皆願
附名於其後然亦只能作題跋無力做得大文字也被

鄉林向丈來催後序正冗未能下筆近得書乃以死見
要甚令人皇恐也社記樸拙粗踈不成文字不知端良
以為如何渠文字細密有經綸可愛真如來喻之云也
汝昭歲前到山間只得一宿便發病遽歸近聞尚未全
安渠却是將護太過易得生疾耳伯起聞已到官想經
由必欵曲居晦近一再相會皆為人多說話不得旦夕
無事當招其入山或過武夷相聚數日也蔡季通劉韜
仲諸人近日皆長進潘德夫之子友端廷對甚 切直尤

延之甚愛之為同寮所抑頗降其等此不足計渠兄弟皆好此輩後生將來皆可望也熹又三四日祠祿便滿前日因便已託尤延之為再請勢必得之食貧不得已復為此舉甚不滿人意前此聞諸人頗有蓋抹之意決難承當此不過徒與談者藉口耳然若得其用汝昭故事亦可優游卒歲也不審明者以為如何建陽有丘伯興者字敦詩廉謹質實今為武安節度推官得書云趙清獻嘗為此官嘗即廨舍營一堂求名以見師慕趙公

之意熹為名曰愛直蓋取碑額云爾渠復求記以不暇作辭之已語之將為轉求於子澄矣不識能為作否此亦好題目得勉為出數語為幸公度不及別書向來諸生頗復來集否離羣之後誰更進益耶西山詩蘇黄之外却是三孔有筆力但不知所謂攙搶枉矢指何人耳晁張一時聲價如此詩在衆人中未覺顈出也此等小技直是有定分況其大者功力不到處可强耶廣陵歸途必取道浙中到衢信間能畧見過喚集朋友說話數

日否老矣多病後會不可知比比日足可惜也

與劉子澄

諸書今歲都修得一過比舊儘覺簡易條暢矣恨不得呈以商量也小學見此修改益以古今故事移首篇於書尾使初學開卷便有受用而末卷益以周程張子教人大畧及鄉約雜儀之類別為下篇凡定著六篇更數日方寫得成恨仲叔不能等候得後便當附呈也知欲一來建安甚善甚善前書亦嘗奉問欲就中路深避處

相聚數時不知曾踏逐得此去處否麻姑當是佳處但鬧去城太近不免人事之擾却不濟事耳武夷結茅雖就然亦苦此覺得却是朋友直來相訪只就書院中寢食則都無外面閑人相擾也晉陵將來如何尤丈得書亦云甚願得賢守臨之但恐難合耳今豈守稍正當諸司已不樂之不知將來竟如何前此似有相物色作史官者今又寂然想又有主張者此等自有時節但景色日見不佳萬一不免即難出手耳向丈著甚來由之語

是此老子受用得力處然却不是鄰林句法也序文極力只做得如此却是好箇題目所恨筆力弱耳仲叔來此前此在社倉宿食相去差遠近方移來閤下渠又告歸其人資性平和看文字亦易曉然似亦習成閑懶離羣之後全不曾做得功夫到此方討冊子看便未有可商量處如倉庫無紅腐貫朽之積軍士無超距投石之勇只是旋収旋支或鼓或罷終是不成頭緒已向渠説別後惜取光陰須看教滿肚疑難不能得相見相見後

三五日說不透方是長進也希仲相見每問動靜亦甚
以晉陵之行為慮也居晦才力有餘晦伯韜仲恐不及
然意趣則皆可喜誠之久不相見不知後來遊諸賢間
所進如何但向覺其物我太深胷中不甚坦夷此甚礙
著事耳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為後生輩糊塗說
出一般惡口小家議論賤王尊霸謀利計功更不可聽
子約立脚不住亦曰吾兄蓋嘗言之云爾中間不免極
力排之今幸稍定然其强不可令者猶未肯竪降幡也

但昨日得發人書云子約五月間得眩瞀之疾繼以臟府不安或作或止地遠未得安信甚令人念之也子靜寄得對語來語意圓轉渾浩無凝滯處亦是渠所得效驗但不免些禪的意思昨答書戲之云這些子恐是葱嶺帶來渠嶺不伏然實是如此諱不得也近日建昌說得動地撐眉努目百怪俱出甚可憂懼渠亦本是好意但不合只以私意為主更不講學涵養直做得如此狂妄世俗滔滔無話可說有志於學者又為此說引去真

吾道之不幸也公度書來似有此病痛不知李章如何學問固是須著勇猛然此勇猛却要有箇用處若只兩手握拳努筋著力枉費十分氣力下稍無可成就便須只是怪妄而已吳伯起資質本是大段昏弱故得此氣力便能振厲而短長相補不至於怪然亦失之偏枯恐不能大有所就若資性中本有些子精神被此發作如陽藏人喫却伏火丹砂其不發狂者幾希耳近日因看大學見得此意甚分明聖賢已是八字打開了但人自

不領會却向外狂走耳所寄諸書刻皆佳端良之亡為可惜也然其文意亦傷冗乃是困於所長耳郡守題名記法戒甚備射亭詞筆皆佳不知兩君為如何人也

與劉子澄

衡陽改命不省所繇今日忽聞籍訓直又有別與近次之命此於取舍之際不無可疑不審何以處之計必有定論不容草草也學館答問甚佳曾君亦不易得但所須有的當存主處此等始為有助耳家廟祀夫子於古

未聞若以義起當約釋菜禮為之乃佳開元政和兩書必有之可叅考也時令之書恨未得見不知所補於家國者何事為急因便幸亦及幷喻及子細也子路不能變化氣質之論言之不難改懼行之不易是以難輕言耳周子有言聖人之教使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已爾竊意如子路者可謂能易其惡矣若至其中一節功夫則雖夫子每每提撕然未見其有用力處也人百己千者終可必至宜若登天則終不可及兩論正自不同

又何疑耶大學近再看過方見得下手用功處路陌徑直曰前看得誠是不切亂道誤人也趙子直入蜀前日至武夷別之亦與說游誠之周居晦渠却云今只要尋箇不說話底人看此議論似已怕此一等人了宜乎作貴人也更進一步便叅到周子充地位矣張塄向學不易得可喜但讀大學章句恐無長進須向裏面尋討實下手處乃佳耳直卿去冬暫歸今已復來仁卿亦來相訪見在此意思亦甚好也便人告行復作此附之未能

盡所欲言但念果為湖南之行即相望益遠令人作惡耳宋憲樂善愛民可與共事諸子頗有意向學但前此未得師友今在彼又為戴溪鶻突若到彼可力與救援亦一學也

與劉子澄

使至辱誨示得聞到郡諸況深用慰喜信後秋深益熱恭惟尊候萬福條教所先必有以大慰遠人之望者不審調何令既累月上下亦必已相安矣酒引竟作如何

處置宋憲亦當可商量天下事有極要委曲者趙子直在此講求臨汀鹽法利病甚悉竟以諸司議論不一而罷甚可惜然亦是渠合下不與漕司商量之過不可專罪它人也居官無修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聖門所謂德業者却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進德修業地頭不必編綴異聞乃為修業也近覺向來為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

外真别有用心處恨未得面論也浙中後來事體大段支離乖僻恐不止似正似邪而已極令人難説只得皇恐痛自警省恐未可專執舊説以為取舍也小學能為刋行亦佳但須更為稍加損益乃善近得韓文書云如鄧攸縛子於樹之屬似涉已甚恐此等處誠可削也若不欲盡去其事且刋前此語亦佳耳史傳中嘉言善行及近世諸先生教人切近之語亦多有未載者更望刷出補入乃為佳也衡州劉德老宗憲嘗言之二君却未

開僻郡有此亦可喜此間却自難得也

與劉子澄

老兄歸來無事又得祠禄添助俸餘無復衣食之累杜門讀書有足樂者不審比來日用事復如何且省雜看向裏做些功夫為善甚病雖日衰然此意思却似看得轉見分明親切歲前看通書極力説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斡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功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

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食芹而美甚欲獻之吾君也去歲作高彥先祠堂記前日漳守方送來今往一本此等議論亦觸時忌會帶累人喫章也廬陵舊學子卻須聚集高劉諸人頗長進否今日無事可為只有收拾後生磨礲成就是著得力處而此間朋友鼓作不起深為可慮不知彼中如何更望留意以身率之乃所望也向讀女戒見其言有未備及鄙淺處伯恭亦嘗病之間嘗欲別集古語如小學之狀為

數篇其目曰正靜曰畀弱曰孝愛曰和睦曰勤謹曰儉
質曰寛恵曰講學班氏書可取者亦删取之如正靜篇
即如杜子美秉心忡忡防身如律之語亦可入凡守身
事夫之事皆是也和睦謂宜其家人寛恵謂逮下無疾
妬凡御下之事病倦不能檢閲幸更爲詳此目有無漏
落有即補之而輯成一書亦一事也向見所編家訓其
中似已該備只就彼采擇更益以經史子集中事以經
爲先不必太多精擇而審取之尤佳也

與劉子澄

承寄示所和鴻慶舊詩三復感歎但麻蕤之拜今何敢望有如此事即槐陰詩文講卷皆佳季章蓋所謂為切問近思之學者真不易得但似有迫切狹吝之意見得道理到處十分到不到處亦十分不到想見都不讀書理會文義雖理會亦是先將己意向前攙斷扭揑主張所以有來喻云云之病景陽又忒寬慢自己分上想見是不親切也公度向時得見資質儘過諸人但後來覺

得亦有局促私吝之意不知今又如何也卷子隨看各以鄙見批在紙背請更詳之似此講論初間之以為當有益故嘗往來問曰欲令諸生條對以令觀之則問者本無所疑而答者初無所見多是臨時應課塞白似此講論恐無所益又有一種切己病痛日用功夫只在當人著實向前自家了取本不用與人商量亦非它人言說所能干預縱欲警覺同志只合舉起話頭令其思省其聞之者亦只合猛省提掇向自己分上著力不當更

著言語論量應對如人有病只合急急求藥既得藥只合急急服餌不當更著言語形容此病更著言語贊歎此藥也今將實踐履事却作閑言語說了方其說時意在於說而不在於行此恐不惟無益而又反有害也以愚見觀之似不若將聖賢之書大家講究一件有疑即問有見即答無疑無見者不必拘以課程如此却以實有功夫不枉了閑言語不知老兄以為如何也

晦庵集卷三十五